

论文题目：罗马转型时期意大利农业研究
学科专业：世界史
学位申请人：吕锋
指导教师：裔昭印

内容提要

本文较为系统地考查了古罗马转型时期意大利的农业，旨在说明当时农业的变迁和进步是明显的。农业是古罗马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对于罗马人的生活和文​​化起到了支撑作用。考察此时的农业如何在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发生了变迁对于我们全面理解罗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有重要的助益。

本文共分五个章节。第一章考察了这时期意大利农业地产的变迁，指出大地产的发展和小农的衰弱对于农业产生了根本的影响。第二章从农业类型、农业与市场的联系与农业经营动机等方面阐述了当时意大利商品化农业的发展程度。第三章叙述了农业劳动者的状况，指出劳动者的构成、劳动者分工以及他们所受的待遇都在趋向合理化，这是当时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四章分析了农业技术的状况，阐明了技术的进步对于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性。第五章探讨了这个时期意大利农业发展的动因及其影响，说明罗马对外扩张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原因，而农业的发展推动了意大利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也间接推动罗马共和政体向帝制的转变。

关键词：罗马 转型 意大利 农业

Abstract

This paper carries out a systematic study of Italian agriculture in the transforming period of Ancient Roman, aiming to show the changes and progress in agriculture. As the most important section in ancient Roman economy, Agriculture functions as a support to Roman life and culture. Therefore, the study of it will help us to get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Roman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Chapter One explores the changes of Italian agricultural estates, pointing ou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big estates and the decay of peasantry produce ultimate influence to agriculture. Chapter Two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of Italian commercial agriculture, discussing the agricultural types, the relation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market and the motive of the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Chapter Three explores the condition of agricultural labor, pointing out that the labor structure, the division of work and the treatment of labor are inclining to rationalization, which is an important cause for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hapter Four explores the agricultural techniques, showing the importance of techniques to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hapter Five explores the causes and the influence of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t makes clear that the expansion of Roman territory is the ultimate cause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while its development stimulates the development of Italian commerce and cities and indirectly the transformation of Roman public regime to imperialism.

Keywords: Rome transformation Italy agriculture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了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其他人或机构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对本研究的启发和所做的贡献均已在论文中做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了谢意。

作者签名:  日期: 2008年5月30日

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上海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它手段保存论文。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规定。

作者签名：吕锋 导师签名：高平 日期

罗马转型时期意大利农业研究

绪论

一、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本选题的目的在于研究古罗马转型时期,意大利的农业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和发展。这里的“转型时期”指的是罗马共和晚期(公元前2世纪开始)至帝国早期(公元100年左右)的约300年时间,这段时间里意大利的政治和社会状况都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

古罗马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城市对于古罗马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农村社会则相对默默无闻。所以,西方史学界侧重于从城市考察罗马历史。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汗牛充栋,体现了史学界对于古罗马城市的深入认识。相对而言,由于资料匮乏等原因,学者们对于古罗马文明中农村的关注没那么密切,研究方面取得的认识也较为有限。以往西方史学界对古罗马农村的考察主要局限于对庄园(villa)的研究,直到最近几十年新史学和考古学等学科获得较快发展后,这种局面才有了改变。

研究古罗马意大利的农业生产有利于我们理解农业在罗马人观念中的重要地位,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我们全面理解罗马社会“转型时期”的含义。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前工业社会,农业生产在经济生产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古罗马也是如此。罗马人自历史早期就形成了重农轻商的观念,这种观念在转型时期受到了浮华之社会风气的冲击,但是它在稍加改变之后,仍然顽强地留存了下来。转型时期,意大利上流社会仍旧主要经营农业地产,农业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农业水平有了新的突破,这明确体现了罗马人的重农观念。此外,农业提供了基本的生活消费品,为城市的发展起到了支撑作用,这在转型时期的意大利体现得尤为明显。此时的意大利农业在为城市提供产品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变革,表现在农作物类型的调整及其商品化趋向等方面,尤其是葡萄酒、橄榄油和其他一些副食品的生产。当然,这一变革的深度和广度都是有限的,不能以近现代欧洲工业化时期农业生产的变革程度来衡量。

此外,这一研究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也会有一定的帮助。在中外历史上,

城市化运动出现过几次大的浪潮，最近一次是肇始于 18 世纪后半期欧美的现代城市化浪潮。这次浪潮影响到了近现代的中国，引发和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运动。每次城市化运动必然带来农业生产的变革，中国的城市化也是如此。原本自给自足的农村在城市化的影响下已经悄然变化，在这一变化中，农业也面临着种种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古罗马的农业发展历程，了解当时的古罗马人在农业生产中的所作所为，以期从中获取一定的经验或教训。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国外研究状况

老加图、瓦罗和科路美拉等农学家，可以说是研究古罗马农业的第一批学者。出于非常直接的目的，他们都写了农业研究的专书，用来指导罗马人如何经营农业。

文艺复兴时，欧洲人从文献和古物出发研究罗马农村，这时关注的重点是罗马的庄园，对于农业生产涉及的很少；而且，这种研究常常和研究者对于罗马的态度和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精神状况紧密联系，还谈不上严谨的史学研究。这样的作品有罗伯特·卡斯特尔（Robert Castell）的《古人的庄园》（*The Villas of the Ancients*）（1728）。

19 世纪以来，随着史学的专业化和规范化，史学界对于罗马农业的研究也开始深入。德国历史学家蒙森（Mommsen, 1817-1903）在 19 世纪后半期出版的《罗马史》涉及了转型时期意大利的农业，但蒙森毕竟不是经济史家，他的研究难免不够深入。目前国内商务印书馆只译出三卷，第一卷出版于 1994 年，第二卷出版于 2004 年，第三卷出版于 2005 年。

德国学者韦伯（Max Weber, 1858-1917）的不少作品都涉及到了罗马城市-农村的研究。他的著作《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一书的部分章节涉及了古代罗马的农业经济，但是，他过分强调古代经济的“原始”一面，贬低了当时农业经济的发展水平。

俄裔美籍历史学家罗斯托夫采夫（Rostovtzeff, 1870-1952）是罗马经济研究中“现代派”代表之一，他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Roman Empire*）出版于 1957 年，利用了大量文献、纸草、铭文以及考

古资料，对于城市和农村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堪称开拓性之作。其中的第二、六章比较详细地论述到了意大利的农业经济，具有参考价值。但是，他的著作中粗略的描述多于细致的分析，而且他将古史现代化的倾向也存在偏颇。

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罗马奴隶制的研究也涉及到了古罗马的农业，对于我们从制度层面把握古代意大利的农业经济有很大的帮助。

美国学者邓尼·弗兰克(Tenny Frank)专注于罗马经济史的研究，其5卷本《古代罗马经济研究》(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出版于20世纪30-50年代，收罗并分析了大量的资料，是研究古罗马农业不可多得的参考书。其中第一卷和第五卷集中探讨意大利的经济，不少章节论述了意大利的农业经济，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此外，他的《罗马经济史》(An Economic History of Rome, 1927)是部概览性的著作，有利于我们了解古代意大利的农业经济总体情况。

美籍英裔历史学家芬利(M.I.Finley, 1912-1986)也是罗马经济“原始派”的重要代表，其作品《古代经济》(The Ancient Economy)第二版出版于1985年，从宏观上阐述和分析了古代经济的性质。但是他的论述过分强调罗马农业的原始性质，引用时须注意纠正。

二战以后，随着世界古代史研究中考古学重要性的日益彰显，以及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化学以及物理学等多种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西方史学界对于古罗马农业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越来越多的著作关注于古罗马农业经济（包括意大利在内）的个案研究；对细致、深化的资料罗列和分析的强调，取代了以往的宏观把握。我所找到的此类英文版著作有：理查德·顿肯-琼斯(Richard Duncan-Jones)的《罗马帝国的经济——数量化分析》(The Economy of Roman Empire-Quantitative Studies, 1982)和《罗马经济的结构和规模》(Structure and Scale in the Roman Economy, 1990)。这两部著作中有大量的数据和列表，对于罗马世界的人口、土地、价格、财富等因素进行了详细的个案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芬利主编的论文集《罗马财富研究》(Studies in Roman Property, 1976)有若干章节涉及了共和晚期和帝国早期意大利的地产研究，也有参考价值。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学家对古罗马农业的研究进一步发展，试图从城乡互动关系等新视角来进行综合考察。例如，内维尔·默里(Neville Morley)的《大城市和内地——罗马城和意大利经济：200B.C.-A.D.200》

(Metropolis and hinterland — The city of Rome and the Italian economy:200B.C-A.D.200, 1996)。这部著作从城乡互动的角度研究了罗马城的发展与意大利农村以及农村经济发展变迁的关系,认为前者的发展刺激了后者的变化,具有积极的作用。这对于我们以新的视角来理解罗马农业非常有帮助。但是,这部著作对于某些论题的论述比较简单,还有待进一步的展开和挖掘。史蒂芬·戴森(Stephen Dyson)的《罗马乡村》(The Roman Countryside, 2003)则回顾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对于罗马乡村的研究,特别介绍了二战以来用新的方法研究罗马农村所带来的成就,如综合考古和航空照相等技术。同时,该著作认识到了体现在人口、居民和产业等各方面的罗马农村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对于深入探究古罗马转型时期农业经济也有一定帮助。

除了专门的著作以外,笔者目前掌握的关于该课题研究具有很高参考价值的国外学者论文主要有:

M. I. Finley (1965):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progress in the ancient world, *Econ.Hist.Rev.*18

K. Greene (1990): Perspectives on Roman technology, *PJA*9.

Neville Morley (2001):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aly, 225-28B.C., *JRS*, Vol91.

G. Mickwitz (1937): Economic rationalism in Greco-Roman agriculture, *HER* 52.

D. W. Rathbone (1981):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the Ager Cosanus during the Roman Republic: problems of evidence and interpretation, *JRS*71.

D. W. Reece (1969): The technological weakness of the ancient world, *G&R*16.

J. J. Rossiter (1981): Wine and oil processing at Roman farms in Italy, *Phoenix* 35.

M. S. Spurr (1985): Slavery and the economy in Roman Italy, *CR*35.

J. S. Thompson (1989): Pastoral Economies in Classical Antiquity, *AAJ*.

综上所述,国外史学界对于罗马农业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宏观和微观研究方面都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是,这些研究目前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在时间和空间上要么过于宏观,要么过于微观,对于转型时期的意大利农业这样适中的主题却没有过研究。二是,罗斯托夫采夫对于罗马经济过于现代化

的看法和芬利过于原始的观点虽然受到了西方史学界的批判和修正,但是这样的批判和修正要么过于宏观,要么局限于某一微观主题。本文将把这种批判和修正以论、述结合的方式运用到对于意大利农业的研究中去。

国内研究状况

国内对于古罗马农业的研究虽然起步比较晚,但还是积累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学界老前辈齐思和、马克垚、王阁森等人奠定了国内罗马农业研究的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罗马农业研究又有新的发展,公开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日渐丰富。杨共乐的《古罗马社会经济史》(1998)是国内首部专门论述罗马经济的著作,对于共和晚期和帝国早期意大利的农业经济多有涉及,涵盖了罗马农业发展、土地制度、庄园等等,叙述和议论较为翔实,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国内各大刊物上论述或者涉及古罗马农业的论文主要有以下若干篇:

齐思和:《从加图的农业论看罗马农业》,大公报,1951年5月;

马克垚:《罗马与汉代奴隶制比较研究》,《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

何芳济:《意大利拉蒂芬丁产生的过程和组织结构的特点(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齐鲁学刊》1981年第6期;

王阁森:《加图的农业思想和加图式庄园的经济特征》,《齐鲁学刊》1985年第六期;

《瓦罗农学与公元前一世纪意大利的农业经济》,《齐鲁学刊》1986年第三期。

裔昭印:《论罗马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公元前2世纪—公元1世纪)》,《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罗马奴隶制繁荣时期农庄的类型》,《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第1期;

《从古希腊罗马看古代城市的经济特征》,《上海师大学报》1995年第3期。

张齐政:《从古代农书看公元前一世纪西汉与罗马的农业生产水平》,《中国农史》1999年第2期;

杨共乐:《论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工业经济的变革》,《北京社会科学》2001年2月;

《论早期罗马帝国农业的变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4月。

宫秀华:《意大利半岛的罗马化进程》,《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李长林、杜平《生态环境的恶化与西罗马帝国的衰亡》,《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1月;

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基础上对于转型时期意大利的农业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本文首先将考察转型时期大地产、小农随着罗马领土扩张而发生的变迁,随后在详细研究农业类型的变迁中揭示农业的商品化趋势,然后探究劳动者和农业技术的发展对意大利农业的促进作用,最后分析这一时期意大利农业变迁的原因和影响。

三、主要参考资料

笔者将在吸收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从古罗马的三本农书、老普林尼的《自然史》和小普林尼《书信集》等原始资料着手,对古罗马意大利的农业进行研究和探讨。本文所参考引用的资料主要是罗叶布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和近现代欧美学者的罗马经济和社会史研究著作。

四、论文框架

本文共分五个章节。第一章考察了这时期意大利农业地产的变迁,指出大地产的发展和小农的衰弱对于农业产生了根本的影响。第二章从农业类型、农业与市场的联系与农业经营动机等方面阐述了当时意大利商品化农业的发展程度。第三章叙述了农业劳动者的状况,指出劳动者的构成、劳动者分工以及他们所受的待遇都在趋向合理化,这是当时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四章分析了农业技术的状况,阐明了技术的进步对于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性。第五章探讨了这个时期意大利农业发展的动因及其影响,说明罗马对外扩张是农业发展的根本原因,而农业的发展推动了意大利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也间接推动罗马共和政体向帝制的转变。由于笔者功底有限,文中难免有不少疏漏之处,恳请各位学界前辈批评指正。

第一章 农业地产的变迁

作为一个农业社会,不仅罗马人的饮食取仰于土地,他们的财富也主要表现为土地。所以,土地不单单具有经济意义,而且也是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占有更多的土地一向是罗马统治阶层的梦想,这就构成了意大利转型时期农业大地产发展的潜在推动力。共和早期的意大利,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地产规模普遍较小。自公元前3世纪中期始,罗马在海外进行大规模征战,大量的财富和奴隶涌入意大利。由于大量财富被投资到农业地产上,以及奴隶在农业上的广泛使用,农业大地产逐渐兴盛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小农经济受到排斥和冲击,呈现出一定的衰弱。

一、大地产的兴起和发展

罗马进入共和晚期之后,出现了推动了意大利大地产的兴起和发展的两大因素:一是,罗马疆土的扩大。如,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在南部意大利获得的土地达1万平方公里;公元前200年,罗马的国有土地为1300万犹格;到了前150年,增至2100万犹格^①。土地面积的增长为大地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二是,罗马上层财富的增长。战争是罗马上层获取财富的首要渠道,而且随着战争的深入财富也在增加。如,前2世纪的西庇阿(Scipios)拥有的财产为100万第纳里乌斯(denarius)^②;艾米利乌斯·鲍卢斯(Aemilius Paulus)死时留下的财产价值37万第纳里乌斯。马略在历次战争中捞取的财富更加巨大,仅在辛布里战争之后就 and 卡图卢斯(Catulus)贩卖了6万战俘。^③前1世纪的庞培、克拉苏、苏拉、凯撒等军阀政客都是富可敌国的富翁。克拉苏拥有的财富达1亿HS(塞斯退斯,下同)^④,苏拉更是将国库视为己有,随意挥霍。搜刮行省是

^① 杨共乐:《古罗马社会经济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15页。

^② Polybius 31.27&28; 转引自 Frank: *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Vol.1),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Press, 1933, p.209.

^③ Plutarch, *Gaius Marius*, 27. 本文所引的古典著作如无特别说明,都出自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20.

^④ Cicero, *De re Publica* 3.17.

罗马上层获取财富的另一条渠道。这一时期,西西里、萨丁尼亚以及西班牙等海外行省已经建立,前往统治的罗马官员常常搜刮当地百姓,聚敛了大量财富。

财富的增长和疆土的扩大共同推动了大地产在意大利的兴起和发展。罗马获得的土地除分给公民之外,剩余的出售和出租给私人,罗马上层由此占有了大量的公田。前2世纪,个人占有500尤格以下的地产在意大利已经很常见。这样的地产较小,叫做中型地产,主要分布在意大利中部的拉丁姆和坎佩尼亚地区。如,老加图的地产分布在萨宾的列阿特(Reate)^①、罗马城郊^②、拉丁姆的卡西努姆(Casinum)地区^③以及坎佩尼亚地区的维纳弗鲁姆地区(Venafrum)^④。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Africanus)的地产在坎佩尼亚的利特尔努姆(Liternum)^⑤,其友拉里乌斯(Laelius)的庄园在坎佩尼亚的普泰奥利(Puteoli)^⑥,其女科涅利亚(Cornelia)的庄园在坎佩尼亚的米塞奴姆(Misenum)^⑦。此时,占据优势地位的都是这类中型地产,500尤格以上连成一片的地产还没有出现。超过500尤格、连成一片的大型地产的出现是前1世纪的现象,罗马人称之为“拉蒂芬丁”(latifundium)^⑧。如,罗西乌斯(Q.Roscus)在台伯河谷地拥有13块地产,价值600万HS^⑨,按照顿肯-琼斯的估算,最大的地产肯定超过500尤格^⑩。一般来讲,大地产较多分布在土地肥沃或者适合经营畜牧业的区域,如拉丁姆和坎佩尼亚地区,意大利南部的阿普利亚(Apulia)、路卡尼亚和卡拉布里亚(Calabria)地区。大地产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是:个人占有若干中小地产,其面积相加超过500尤格。但此时大型地产还是刚出现不久的新事物,对此还没有专门的称呼:瓦罗在《论农业》中没有提到大地产,西塞罗也没有记载过latifundium这个词^⑪。

^① 加图的祖传地产。

^② 加图著,马香雪、王阁森译:《农业志》8,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③ Cato,11.转引自杨共乐《古罗马社会经济史》,第17页。

^④ Cato,10.转引自杨共乐《古罗马社会经济史》第18页。

^⑤ Seneca, *Epistles*, 86.3.

^⑥ Suetonius, *Vita Terentii*; 转引自 Frank, *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Vol.1, p.208.

^⑦ Plutarch, *Gaius Gracchus*, 19.

^⑧ latifundium, 拉蒂芬丁, 拉丁语大地产之意, 大概是瓦罗首次使用这一术语。参见 Varro, *On Agriculture*, 1.16.4: “...quam partem latifundi divites domesticae copiae mandare solent.”

^⑨ 西塞罗《为阿美里亚的罗斯西乌斯辩护》, 18-20; 转引自杨共乐:《古罗马社会经济史》, 第33页。

^⑩ 每犹格土地售价475-500HS或者637-660HS, 600万HS大约1万犹格土地价值, 13块土地平均超过500尤格; 见 Richard Duncan-Jones, *The Economy of the Roman Empire*——*Quantitative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48-52.

^⑪ 库吉森:《论共和晚期大地产的流行程度》,《史学译丛》1957年,第40-41页。

和传统的小块地产不同，大地产不再进行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而是使用奴隶经营葡萄和橄榄等商品化经济作物。罗马上层经营这种地产，除了为自己家庭提供所需的农产品外，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获取利润。这一时期，意大利的人口在增长，城市在发展，这些对于奴隶制庄园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刺激作用，贵族可以获取高额利润。相对于中型地产的经营模式，公元前1世纪出现的大型地产更多地体现了粗放式经营的特点，必须依靠土地肥沃或者经营粗放式的畜牧业才能获益。

由于大地产的发展，共和晚期意大利农业地产的所有制形式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私有化不断深入。前111年，罗马政府通过了一项法令，承认私人占有的大量公有土地为私人所有^①：

“任何个人已经以耕地为目的而利用并占有的土地，只要其数额不超过30犹格，都将成为私有土地……原先的一些公有地，因这一法律变成私有地，因此，原先占有者向国家缴纳的租金和畜牧费也将取消”。

这条法令表明，私人地产规模的增长已经是大势所趋；反过来，这一法令又进一步推动了私人地产规模的扩大。

随着大量公有土地的私有化，罗马上层的私有观念也在不断强化，要求保护私有财产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西塞罗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指出，“任何行政机构内的人员首先要关心的是，任何人应有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并且单个的公民不会受到来自国家对于他们财产权的侵犯……因为，建立宪政国家和自治市政府的目的是使个人财产权获得保障”。^②

帝国早期，罗马的疆土已经横跨欧亚非三洲，罗马上层积累的财富也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加上政局稳定，私有制得以巩固，意大利大地产更加趋于壮大。

富有的罗马人比比皆是：元老 Cn·科奈利乌斯·兰图鲁斯（Cn. Cornelius Lentulus）、克劳狄的被释奴那尔齐苏斯（Narcissus）各拥有财产4亿 HS，元老

^① 杨共乐《古罗马社会经济史》，第30页。这条法令较长，这里只引结论部分。

^② Cicero, *De Officiis*, 2.21.73.

L·沃路西乌斯·萨图宁(L. Volusius Saturnius)、L·安奈乌斯·塞涅卡(L. Annaeus Seneca)、Q·维比乌斯·克里斯普斯(Q. Vibius Crispus)、被释奴M·安东尼·帕拉斯(M. Antonius Pallas)拥有财产3亿HS以上^①。一般的帝国元老拥有的财产为800万HS,小普林尼拥有的财产则两倍于此^②。

个人财富的巨大表明此时个人拥有的大地产规模巨大,数量也是空前的。此时,对于大地产的专门称呼已经形成:“巨大的拉蒂芬丁”^③。很多文学著作反映了这一现象,如塞涅卡在《书信集》中多次提到大地产:

“你要将你的地产的边界扩展到何处?相当于一个国家大小的一块地产对于一个地主而言太小了。你要将你的耕地扩展到何处——你这个甚至不满于将田地局限于行省大小的人?你让壮丽的河流流经你的私人地产;你让众多的溪流——众多国家的边界——自始至终流淌在你的领地上。这对你而言还是太小了,除非你用你的地产包围所有的海洋,除非你的管家管理着亚德里亚海、爱奥尼亚海和爱琴海的对岸,除非那些岛屿、众多酋长的家园被你视为财产的最小部分!随心所欲地扩展它们吧,只要你能把曾经称为王国的作为“庄园”;让一切成为你的囊中物,只要超过你的邻居!”^④

塞涅卡书信中的描绘,虽然不乏文学性的夸张,但的确是根植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境况。和塞涅卡同时代的老普林尼和佩特洛尼乌斯(Petronius)对此也有记载,如奥古斯都时伊西多鲁斯的地产可达上万尤格^⑤,特里马尔奇奥的地产大得连鸟兽都出不去。

我们有必要对于大地产的规模进行比较精确的计算。顿肯-琼斯认为,科路美拉时代意大利每犹格土地的价格大概在475-500HS或者637-660HS左右^⑥。那么,拥有4-1亿HS财产的富翁的地产大约在60万-15万犹格之间,小普林尼拥

^① Richard Duncan-Jones, *The Economy of the Roman Empire——Quantitative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second edition), 附录7。

^② Duncan-Jones, *The Economy of the Roman Empire*, 第17页。

^③ “Magna Latifundia”, 见圣克罗阿:《古代希腊世界的阶级斗争——从古风时代到阿拉伯征服》, 伦敦, 1983, 第242页。转引自裔昭印:《罗马奴隶制繁荣时期农庄的类型》,《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第1期,第24页。

^④ Seneca: *Epistles*, 89.20.

^⑤ 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33.47.2.

^⑥ 科路美拉1000HS的价格应该偏高(Columella, *On Agriculture*, 3.3.11), 参见 Duncan-Jones, *The Economy of the Roman Empire*, P48-52.

有的地产大约是 2 万犹格，一般的帝国元老的地产规模是 1 万犹格左右。这时，上千犹格连成一片的大地产也已经是常见的事物。老普林尼就曾很随意地说道，130 万 HS “足以买一个拉蒂芬丁”^①，这笔数额相当于 2000 多犹格的土地。老普林尼还记载道：

“有个叫做盖乌斯·凯奇利乌斯·伊西多鲁斯（Gaius Caecilius Isidorus）的人，他是盖乌斯·凯奇利乌斯的被释奴，在盖乌斯·阿悉尼乌斯（Gaius Asinius）和盖乌斯·马尔库斯·塞索里努斯（Gaius Marcius Censorinus）任执政官时期，于 1 月 27 日留下一份遗嘱，在遗嘱中他称，尽管在内战中损失巨大，但是他还是留下了 4116 名奴隶、3600 对耕牛、257000 头其他的牲畜”。^②

按照加图和科路美拉的计算，这些奴隶耕种的这块土地可能达 29000 或 90000 左右犹格^③。

此时的大地产在意大利分布的范围更加广泛，波及到了原本小农经济占据绝对优势的地区。如意大利中南部的萨木尼（Samnium），当地社会上流为了进入罗马元老院而竞相聚敛地产，推动了大地产的迅速发展^④。再如，意大利北部城市维莱亚（Veleia），一个地主拥有的大地产面积占全部城市农业土地的 12.4%，而 23.9% 的小农只有 5.1% 的土地，两者相差 50 多倍，基尼系数高达 0.526，这样的贫富差距是惊人的。^⑤

相比农学家们所论述的中型地产，大地产的经营要粗放得多。这是因为主人一般居住在城市里，不可能很好地照料大地产上的事务；而且，这时候奴隶价格的上升驱使很多地产主使用罪犯作为劳动力。这些罪犯身戴枷锁，不但不认真务农，而且还挖主人的墙角：

^① 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13.92.

^② 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33.135.

^③ 加图和科路美拉关于庄园人员的配备有不同的比例：加图的奴隶数目和所耕土地大小比例约为 1: 7；科路美拉的比例约为 1: 22，所以计算出来的地产大小也不同。

^④ John R. Patterson, “Settlement, city and elite in Samnium and Lucania”, in John Rich and Andrew Wallace-Hadrill (eds), *City and Country in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147-157.

^⑤ Richard Duncan-Jones, *Structure and Scale in the Roman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21. 现代通常把 0.4 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在衡量古罗马时代意大利的贫富差距时，我们可以适当地加以参考。

“他们会把牛租出去，不好好喂养耕牛和其他牲畜；他们不认真耕地，记在账上的种子数额要比实际用去的多得多；种到地里的种子他们也不好好培育，使之茁壮成长；他们将庄稼带到脱粒场地时，总是通过欺骗或者由于粗心大意而减少谷物的收获量。因为他们自己偷谷物，而且不防范他人偷窃，谷物收入仓内，也不仔细记载账上。”^①

所以，一些大地产的农业经营方式没有中型庄园那么科学、合理，效益也没有那么高。据说谷物的产量只有种子的4倍^②，远低于共和晚期的15倍左右^③。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老普林尼才说“大地产毁了意大利”。^④不过，由于资料的有限，我们不应将他的结论推广至整个意大利。老普林尼、科路美拉这类看重地产科学化经营的学者型名流对待农业经营过于苛刻，他们的观点应该只反映了部分大地产的状况，不具有普遍代表性。

总之，转型时期意大利的大地产逐步兴起、发展，从中型发展为大型，最终在帝国早期达到鼎盛。地产的适度扩大具有积极意义，推动了意大利农业朝向商品化、科学化方向发展。但是，大地产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排斥了原本占据主导地位的小农经济，导致了小农经济的衰弱。下面，我们就对小农经济的衰弱进行详细的探讨。

二、小农经济的缓慢衰弱

小农经济在共和早期的意大利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尽管当时已经出现了大地产的萌芽^⑤，但小农经济的地位不可能发生动摇。进入共和晚期，由于社会和经济条件的转型，小农经济逐渐地走向了衰弱。对小农经济造成冲击的主要有战争、大地产的兴起以及城市发展等因素。

首先，对外战争直接带来了种种灾难。进入共和晚期，罗马进行的战争比共

^① Columella, *On Agriculture*, 1.7.

^② Columella, *On Agriculture*, 3.3.

^③ Varro, *On Agriculture*, 1.22.

^④ 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XVIII.35: “latifundia perdidere Italiam”.

^⑤ 如，前367年通过的李锡尼·塞克斯都法案将罗马人能够占有的公有田限制在500犹格以下，而李锡尼“他自己就违反了这一法律，把超过法律限额的部分登记在自己儿子的名下”。参见 Appianus, *Appian's Roman History* 1.8.

和早期频繁、残酷，几乎一场接着一场，没有停息，这对于小农经济是直接的破坏。^①其次，小农在政治上的失势。共和早期基于小农制之上的民主制过于简单，缺乏效率。到了共和晚期，由于罗马面临的事务和问题大大增加，政治权力就开始往元老院转移，小农逐渐丧失原有的政治权利，导致了其经济的衰败。到了帝国早期，罗马已经是元首政体（the Principate），小农在政治上已经不具有重要地位，其经济地位较前更加低下。再次，城市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冲击着小农经济。这一时期，意大利城市的各方面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和改善。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使得生活困难的罗马公民获得了领取廉价粮食的待遇；公民可以消遣和享受的娱乐也日趋增加。这些都吸引了不少小农离开农村，前往罗马等大城市。最后，生态环境的恶化加剧小农经济的衰败。长期的农耕造成意大利土地的贫瘠化，生产能力下降。同时，疟疾在西部沿海地区流行，有些地方无法居住，居民被迫外迁。

在上述不利的冲击下，小农经济呈现衰弱的趋势，小农的数量减少，经济和生活状况恶化。例如，据统计在战争中死亡的小农比例占到 25% 左右^②，大批的小农因此葬身于沙场。前 2 世纪罗马人及其意大利同盟者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见下表^③：

年代	战场	死亡的公民 和联盟者人数	资料出处
公元前170年	伊利里乌姆 (Illyrium) 战场战死	10000	李维《罗马史》，43，9-11
公元前155-154 年	西班牙	15000	阿庇安《西班牙战争》，56
公元前153年	西班牙	6000	阿庇安《西班牙战争》，45
公元前153年	西班牙	4000	阿庇安《西班牙战争》，56
公元前151年	西班牙	7000	阿庇安《西班牙战争》，58
公元前147年	西班牙	10000	阿庇安《西班牙战争》，63
公元前146年	西班牙	4000	阿庇安《西班牙战争》，64
公元前143年	西班牙	1000	阿庇安《西班牙战争》，66
公元前142年	西班牙	3000	阿庇安《西班牙战争》，67
公元前141年	西班牙	700	阿庇安《西班牙战争》，77
公元前140年	西班牙	400	阿庇安《西班牙战争》，78

^① 如，两次西班牙战争、第二～四次马其顿战争、叙利亚战争、利古里亚战争、朱古达战争、凯尔特人入侵、军阀内战等。

^② Neville Morley, *Metropolis and Hinterland——The City of Rome and The Economy of Ita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02.

^③ 杨共乐《古罗马社会经济史》，p.135（在原来基础上略作修改——引者）。

在这种情况下，小农的数量一直没有大的增长^①：

年代	公民数	资料出处
前169年	312805	李维,《罗马史》38.36
前164年	337022	李维,《罗马史〈摘要〉》46
前159年	328316	李维,《摘要》47
前154年	324000	李维,《摘要》48
前147年	322000	爱罗尼努斯01.158.2
前142年	328442	李维,《摘要》54

可见，从前 2 世纪的 60 年代到格拉古兄弟改革前，罗马公民的数量维持在 30 万出头的水平^②，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只有到了格拉古兄弟改革之后，小农数量才逐渐增长。

提比略·格拉古在改革前发表过一次演说，更加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意大利小农的困境：“……为意大利征战捐躯的人却除了空气和阳光之外别无他物；他们无家无室，携妻带子到处流浪……他们虽被称为世界的主人，但却没有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土地。”^③考古研究也证明，前 2 世纪和 1 世纪罗马郊区陷入了普遍的衰退，“克鲁斯图麦里亚（Crustumium）和非德奈（Fidenae）的农村居民点衰退在持续，甚至在加速，而先前没有遭受破坏的南厄特鲁利亚地区即便居民没有减少，起码也经历着较为严重的贫困”。^④

由于大批小农陷入困境，罗马政府不得不降低了公民服兵役的资产额度。据蒙森记载，加图时期罗马政府调整了公民服兵役的资格限定：“他们除容那些有产 4000 阿司(17 英镑)至 1500 阿司(6 英镑)的人和一切脱籍奴隶在舰队服务外，还把兵团兵的最低财产限额也减到 4000 阿司(17 英镑)，遇有必要时，应服务舰队的人和财产在 1500 阿司(6 英镑)至 375 阿司(1 英镑 10 先令)的自由人都被编入公民步军。”^⑤到了前 1 世纪末，马略进行军事改革：“他抛弃军队必须从在编的 5 个阶级中招募的规定，从缺少必要财产资格的无产者中招募志愿兵”^⑥。自此，小农丧失了垄断参军作战的权利，地位进一步下降。

^① 杨共乐：《古罗马社会经济史》，第 134 页。

^② 杨共乐：《古罗马社会经济史》，第 134 页。

^③ Plutarch, *Tiberius Gracchus*, IX.4-5.

^④ Neville Morley, *Metropolis and Hinterland——The City of Rome and The Economy of Ita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02-3.

^⑤ 蒙森著，李稼年译：《罗马史》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第 307 页。

^⑥ H.H.Scullard: *From Gracchi to Nero*, Frome and London: Butler and Tanner Ltd, 1970 年, p.52.

我们必需要指出的是，小农经济虽然受到各种不利因素的冲击而衰弱了，但事实上，由于以下种种原因，小农经济的衰弱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其中还有一定的反复和起伏。

首先，罗马政府在军事和政治上对于意大利小农有较大的依赖。马略军事改革之前，小农是罗马军队的唯一来源，“最英勇的人和最坚定的战士，都出身于农民之中。”^①马略改革之后，小农的军事地位受到削弱，但仍然是罗马军队兵源的重要来源之一。只是到了大约 2 世纪，意大利小农对于罗马军事才变得无足轻重。政治上，共和晚期的罗马实行的仍是有限民主政治，小农是这种民主政治的基础。元首制建立之后，除中央政府外，意大利各级地方政府还是奉行民主政治，仍旧需要小农参与地方民主政治。所以，小农在地方社会还是享有较高的地位，地方政府不可能坐视小农的衰弱，否则会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其次，小农数量的下降有限，长远来讲呈上升趋势。尽管战争频繁，但是就比例而言，一般应召入伍的农民毕竟只占有所有公民的少部分，战死的是更是少数中的少数，所以小农不会大量减少。对比一下这时期罗马的成年男性公民人数和在战争中死亡的人数（见第 12、13 页两表），可见战死的士兵所占罗马公民的比重并不高，大约只有几分之一：

年代	公民数	资料出处
前136年	317933	李维，《罗马史》概要，56
前130年	318823	李维，《罗马史》概要，59
前125年	394736	李维，《罗马史》概要，60
前115年	394336	李维，《罗马史》概要，63
前85年	463000	耶罗迈《年代学》61，173，4
前69年	900000	李维《罗马史》概要，98
前28年	4063000	奥古斯都自传，8
前8年	4233000	奥古斯都自传，8
14年	4937000	奥古斯都传，8

从表中可见，格拉古兄弟改革之后，意大利小农的人数增加幅度十分明显。马略军事改革之后，意大利的小农减轻了服兵役的压力，人数增加很快。前 69 年，小农公民数量突破 90 万，到了奥古斯都建立元首制后，数量更是到了 400 万以上。

再次，小农经济与当时经济的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就小农自身而言，他们

^① 加图著，马香雪、王阁森译：《农业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年 6 月，前言。

具有丰富的农耕经验,经营农业的水平比较高。不少小农,他们家庭人口多、田地面积小,但是却能过上较为富足的生活。例如,有个名叫盖乌斯·福利乌斯·克列西姆斯(Gaius Furius Chresimus)的被释奴,经营着一块小地产,但是他的收益却要比附近大庄园的还要多。于是,别人控诉他施魔法,夺走别人的农产品。在法庭上,他向众人揭示了自己的“秘密”,原来他是凭着良好的农具和辛勤的劳动才获得如此高的收益的^①。

最后,小农和大地产并非水火不相容,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补关系。商品化的大地产采用奴隶作为日常劳动力,同时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在农忙时也雇用附近的自由民作为临时劳动力,这样的一种劳动力结构能够给庄园主带来最大的收益。拉思伯恩(Rathbone)对于使用各种不同劳动力的庄园的利润进行过比较:平常使用奴隶、农忙季节雇用附近农民的庄园利润是庄园价值的7.2%;单单使用奴隶劳动力的庄园的利润是庄园价值的3.5%;而完全雇用农民的庄园的利润是庄园价值的7.3%^②。可见,只有日常使用奴隶、农忙的时候雇用附近的小农,才能够保证利润的最大化。“维拉和小农地产是相互补充的农业生产形式,这至少使得我们应该修改过去的一个看法,即两种体制相互之间进行着生死的斗争,由于维拉主人的政治实力,维拉赢得了胜利”^③。

可见,小农经济的存在有着现实的合理性。所以,罗马政府重视小农和小农经济,采取了种种保护措施。措施之一是遏制地产的出现。早在前367年,罗马就通过了法律,将私人占有的国有土地限制在每人500犹格以下。措施之二是对外移民和殖民。罗马政府在共和早期就已经开始移民和殖民活动,进入转型时期之后,对外移民和殖民比以往更加频繁,规模更加大。公元前194-181年,罗马政府在意大利建立的殖民地达40多个,每个殖民地接纳的人数大多在2000以上。如前190年建立的普拉契亚(Placentia)和克列莫纳(Cremona)新纳移民6000多人^④,前189年殖民地波诺尼亚(Bononia)接纳3000户移民^⑤。前2世纪末到前

^① 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18.8&39-43.

^② D. W. Rathbon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the 'Ager Cosanus' during the Roman Republic: Problems of Evidence and Interpretation",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71. (1981), p.14. 第三种情况在古罗马时代的意大利很罕见,可以略去不计。

^③ D.W.Rathbone,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the 'Ager Cosanus' during the Roman Republic: Problems of Evidence and Interpretation", p.15.

^④ Livy,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City* 37.46.9.

^⑤ Livy,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City* 37.57.8.

1 世纪初的几十年间，通过移民殖民地的方式获得土地的居民多达 225000 人^①。措施之三是分配土地给贫困公民。提比略·格拉古改革时，获得小块土地的罗马公民达 8 万多人。后来的政治军事家，诸如马略、苏拉、凯撒和屋大维，无不分配土地给手下的退伍军人。如，苏拉曾分配土地给自己 24 个军团的士兵^②，凯撒也分配土地给几万名士兵。奥古斯都上台之后，为了安置退伍军人，重新分配的土地达 12-17 万份。^③

^① Tenney Frank, *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Vol.1,p.221.

^② Tenney Frank, *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Vol1), 1933,, p.283.

^③ 杨共乐：《古罗马社会经济史》，第 31 页。

第二章 商品化农业的发展

转型时期,意大利农业大地产兴起,这种大地产,尤其是中等规模的大地产,以经营科学、合理而著称,这就为商品化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在大地产上,园艺业欣欣向荣,而传统的粮食产业不得不居于次要位置;同时,农业经营的目的打破了自给自足的限制,越来越趋向盈利化。我们将分别从农业类型调整、农业类型的市场化分布以及农业经营动机的盈利化这三方面来考查这一时期商品化农业的发展状况。

一、农业类型的调整

狭义上讲,意大利的农业类型主要分为园艺业和粮食业,故而畜牧业不在本文的考查范围之内。在共和早期,意大利的农业主要是粮食业,园艺业还没有发展起来。农业以自给自足为根本目的,发展水平较低。进入共和晚期,受到财富的刺激和意大利城市发展的推动,商品化经济迅速发展,园艺业由此逐渐兴盛,开始代替粮食业在农业中占据主要地位。

1、园艺业的兴起和发展

转型时期,罗马上层经营的农业以园艺业为主,老加图在《农业志》中肯定了园艺业在农业中的重要地位:

“如果你问我什么样的地产是最好的,那么我将这样回答:就拥有各种耕地且位置优越的 100 尤格土地而论,葡萄园应该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如果它能生产出上等葡萄酒且产量丰厚的话;灌溉菜园第二;柳林园第三;橄榄园第四;草地第五;谷田第六;可以割取树枝的森林第七;藤蔓可以沿树木缠绕的葡萄园第八;橡树的森林居第九。”^①

^① 加图著,马香雪、王阁森译:《农业志》1.7,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6月。

其中, 葡萄园、菜园、柳林园、橄榄园、森林、橡树都属于园艺业; 此外, 园艺业还包括花卉、水果等。这类农产品为罗马人日常消费所必需。

(1)、葡萄和橄榄业

首先, 葡萄和橄榄业的发展, 主要体现在种植品种数量的增加与种植分布范围的拓展上。加图时, 葡萄和橄榄的品种都不到 10 种; 而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中部的拉丁姆和坎佩尼亚。到了帝国早期的老普林尼和科路美拉时代, 葡萄和橄榄的种类增加不少, 面积也有很大的扩展。加图的《农业志》提到的橄榄只有 7 种, 而普林尼在大约公元 50-75 年之间记载了 15 种^①。考古发掘显示, 橄榄在这一时期庞贝城的堆积物中比以前更加常见^②。此时, 葡萄和橄榄种植的区域已经扩展到了波河流域、意大利南部的阿普利亚和卡普亚。正如科路美拉所言: “意大利是一个花园, 到处都是爬满葡萄藤的树和橄榄树”^③。其中, 优质葡萄酒和橄榄油集中在拉丁姆和坎佩尼亚地区, 老普林尼和诗人马提雅尔提到的名葡萄酒就主要产自这两个地区^④。帝国早期的时候, 意大利的葡萄种植业很可能过于繁荣, 影响了粮食生产, 以致于图密善于公元 92 年颁布禁毁葡萄种植的敕令: “在意大利不准任何人扩大葡萄的种植面积, 在行省, 葡萄园也要缩减, 那里最多只能保留一半。”^⑤

第二, 葡萄和橄榄制品 (主要是葡萄酒和橄榄油) 的产量和质量也有大幅增大和提升。

我们先来看看葡萄酒的发展。在加图之前以及加图时代, 意大利的葡萄酒产量还较少, 主要供应本地需求, 在海外没有什么名气。“……意大利葡萄酒只是从建城第 600 年开始变得重要的” (即前 2 世纪中期)^⑥, 葡萄酒的产量从此时开

^① Marina Ciaraldi, “How many lives depended on plants”, Ardle Mac Mahon and Jennifer Price (eds.), *Roman Working Lives and Urban Living*, Oxford: Oxbow Books, 2005, p.198.

^② Marina Ciaraldi, *How many lives depended on plants*, p.197.

^③ Columella, *On Agriculture*, 2.2.24.

^④ Pliny, *Natural History* 14, 21-70; Martial: *Epigrams* 13, 108-125: “你, 阿提卡的蜂蜜, 使得甘美的法莱里 (Falernian) 葡萄酒更加醇厚。”

^⑤ 苏维托尼乌斯著, 张竹铭明、王乃新、蒋平等译: 《罗马十二帝王传, 图密善》7, 2.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年。

^⑥ Pliny, *Natural History* 14.87: “that the importance of the Italian wines only began from the

始大幅增长,声誉也日渐鹊起。葡萄酒开始出口至高卢、西班牙等地,贸易量不断增加。法国南部沿海沉没着大批的罗马沉船,上面装载着大量装葡萄酒的双耳瓶(amphora,见附图),其中一半以上的沉船可以追溯到前2、1世纪。“从船的遗骸上发现的双耳瓶反映了,从前2世纪中期到奥古斯都时代,意大利,尤其是坎佩尼亚、拉丁姆和厄特鲁利亚的葡萄酒,在西部地中海的压倒性优势。”^①此外,在罗纳河(Rhone)和加罗内河(Garonne)的两岸以及高卢边境也分布着大量的双耳瓶,如,考古学家在瑞士(Welwyn)的拉登(La Tene)发掘出一个当地酋长的坟墓,里面就有来自意大利的葡萄酒^②。不过,共和晚期意大利本地有名的葡萄酒还不是很多,仅有法莱里(Falernian)葡萄酒等少数几种;受罗马上层欢迎的还是外国的葡萄酒,尤其是希腊的葡萄酒,其售价极高。老普林尼对此有记载:

“建城665年(89B.C)的检察官P·李锡尼乌斯·克拉苏(P.Licinius Crassus)和L·朱利乌斯·凯撒(L.Julius Caesar)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希腊和阿米奈亚(Aminean)的葡萄酒以超过每夸尔塔里乌斯(quartarius)8阿斯的价格销售——实际上,这些就是法令的原文。希腊葡萄酒的售价太高了,用餐的时候给一个客人斟的酒只有一杯。”^③

经过共和末期一、二百年的发展,到了帝国早期,意大利葡萄酒的声誉已经能够和希腊的相媲美。普林尼说,在80种最好的葡萄酒中,意大利产的占2/3以上:“然而,在这些话题中,我突然想起来,在世界上,有80种高贵的液体可以被称为真正的‘葡萄酒’,其中2/3产于意大利。意大利在这方面位于世界所有国家的前列……”^④他还按照质量的好坏,对意大利各地的葡萄酒进行了排名(Natural History):塞蒂亚酒(Setine)、凯库布姆(Caecuban)(14,61)、法

city's six hundredth year.”

^① Jeremy Paterson, “‘Salvation from the Sea’: Amphorae and Trade in the Roman West”,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72. (1982), pp. 146-157.

^② Jeremy Paterson, “‘Salvation from the Sea’: Amphorae and Trade in the Roman West”(1982) p.152.

^③ Pliny, *Natural History*14.95.

^④ Pliny, *Natural History*14.87.

莱里 (Falernian) (14, 62)、阿尔班 (Alban)、马西科 (Massic) (14, 65) 卡莱斯 (Cales)、丰迪 (Fundi)、维利特勒 (Velitrae) 和普利维尔努姆 (Privernum) (同上) 以及希尼亚 (Signia) 葡萄酒 (同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著名的葡萄酒主要分布在拉丁姆、坎佩尼亚和厄特鲁利亚地区。公元 1、2 世纪之交的诗人马提雅尔 (Martial) 在他的诗作 (Epigrams, 13) 中也列出意大利葡萄酒的名单, 和老普林尼的差别不是很大: 法莱里 (13,108)、阿尔班 (109)、苏兰托 (Surrentine) (110)、塞蒂亚 (112)、丰迪 (113)、特瑞福林 (Trifoline) (114)、凯库布姆 (115)、希尼亚 (116) ……诺曼图姆 (Nomentan) (119)、斯波列托 (Spoletine) (120, 在翁布里亚), 派力格尼 (Paelignian) (在萨宾地区)。此外, 葡萄酒单位面积产量也有很大的提高。在加图时代, 意大利北部山南高卢地区每尤格土地可以产葡萄酒 10 库莱 (culleus)^①, 而到了瓦罗时代, 每尤格可以产 15 库莱。^②

橄榄业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在共和早期, 意大利的橄榄种植并不很普遍, 出产的橄榄油基本是满足本地的需要。到了转型时期, 意大利的橄榄种植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并于前 52 年开始出口大量的橄榄油:

“前 249 年, 橄榄油 12 利布拉 (lb) 售价 10 阿斯。后来, 到了前 74 年, 就是路契乌斯之子、市政官 (curule aedile) 马尔库斯·塞尤斯 (Marcus Seius) 在其任职期间, 以 10 利布拉 1 阿斯的价格向公共供应橄榄油。相比以下情况, 这些也不算什么惊人的事: 22 年之后, 格奈乌斯·庞培第三次任执政官时, 意大利开始向行省出口橄榄油”

但此时意大利橄榄油的质量在地中海世界并非最好, 还难以企及优质的希腊橄榄油。到了帝国早期, 伴随着橄榄培植和加工技术的进一步改善, 情况才有了转变。老普林尼时, 意大利的橄榄油质量已经位居地中海地区榜首: “同样, 在这方面的生产上意大利在各国中是名列前茅的, 尤其是维纳弗努姆 (Venafrum) 地区, 特别是该地区出产李锡尼 (Licinian) 橄榄油的地方。这种橄榄油的质量

^① 转引自杨共乐:《古罗马社会经济史》, 第 42 页。

^② 转引自杨共乐:《古罗马社会经济史》, 第 42 页。

^③ Pliny, *Natural History* 15.2-3.

使得李锡尼橄榄最有名气。”^①

不过,从1世纪后半期开始,意大利的葡萄酒和橄榄业开始衰弱,其在地中海西部的市场逐渐萎缩、趋于消失。这主要是因为,西班牙和高卢的葡萄酒酿造业发展起来,对意大利的葡萄酒构成了挑战,甚至意大利自身也从上述两地进口相当数量的葡萄酒。葡萄酒贸易衰减的表现之一是德列赛 2-4 (Dressel 2-4) 型双耳瓶的消失。历史学家帕内拉 (Panella) 经过研究发现,2、3 世纪的意大利缺乏关于葡萄酒的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葡萄酒贸易减少的另一表现是意大利科萨努斯地区维拉的衰弱。考古证明,公元1世纪末,科萨地区的维拉陷入了困顿。其中有几座维拉在弗拉维和图拉真时代荒废了,2/3 的维拉在安东尼王朝时期消失了,只有7座仍然留存下去^②。

(2)、其他园艺业:花卉、蔬菜和水果

共和晚期,花卉、蔬菜、水果等园艺业在意大利逐渐兴盛起来,尤其集中在城镇附近。需要指出的是,花卉等园艺业的规模一般不大,往往单一经营。

花卉种植逐渐兴起和繁荣。前1世纪的农学家瓦罗就提到过城市附近的花园有利可图:“在靠近城市的地方,大规模地经营花园,比如紫罗兰园和玫瑰园,或是种城市欢迎的其他东西,是有利可图的。”^③帝国早期,花卉种植业进一步繁荣。老普林尼提到了很多可以培植的花卉:“为了养蜂,你应该种植百里香、滇荆芥、玫瑰、紫罗兰、水仙、树苜蓿、豆类、野豌豆、牛至、罂粟、旋覆花、肉桂、黄香草木犀、忍冬草”^④。此外,科路美拉对于花卉种植也有不少的论述^⑤。

蔬菜已经成为意大利人餐桌上的必备食品。大多数庄园都种植一些蔬菜,如油菜、萝卜、龙须菜(加图 6; 161)和卷心菜(瓦罗 23)。靠近大城市的许多农民专门经营蔬菜业,以便供应市场。科路美拉在《农业志》中提到了当时意大利常见蔬菜的名称^⑥:水芹、芸香、龙须菜、洋葱、葱、芜菁、大蒜、韭菜、万灵

^① Pliny, *Natural History* 15.8.

^② Neville Morley, *Metropolis and Hinterland——The City of Rome and The Economy of Italy*, p.133.

^③ 瓦罗著,王家绥译,《论农业》,16。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④ Pliny, *Natural History* 21.70.

^⑤ Columella: *On Agriculture*, 10.

^⑥ Columella, *On Agriculture* 11.3.16-18.

草药、土木香、黄瓜、葫芦、驴蹄草、甜菜、欧芹和泽芹。此外，还有萝卜、生菜、莴苣、芥菜、白菜、防风 and 朝鲜蓟^①。可见现代欧洲常见的蔬菜在当时大多数已经被罗马人所培植。

水果业也在迅速发展。加图时代，罗马人种植无花果只有 6 种；随着引进的品种的增加，到了帝国早期，普林尼列举的无花果达 29 种^②。其他水果的品种也在增加，帝国早期的普林尼推荐果园种植的水果有好多种^③：温柏、枣、几种苹果、优质的桃子、李子、梨、杏、山梨、樱桃，等等。另外还有其他许多不很重要的品种。

此外，国外园艺植物品种不断引入，极大地充实了意大利人的物质生活。比如无花果除了意大利本地所产的品种以外其他的来自于希俄斯、卡尔奇斯、吕地亚和阿非利加等地。很多别的水果原产自国外，温柏（15, 37）、枣、一些优质的桃子（15, 39 和 44）都是普林尼和科路美拉时代之前不久才引进的^④，李子（41-43）是加图以后才引进的^⑤；苹果最早是屋大维之友马提乌斯从国外引进的^⑥，后来又增加了不少苹果品种（同上，47），其中有些是以引进者的名字命名的，如，马提乌斯（Mattius）苹果、卡斯提乌斯（Castius）苹果、马里乌斯（Mallius）苹果、阿庇乌斯（Appius）苹果等等。食用樱桃和杏是罗马将军鲁古路斯（Lucullus）从亚美尼亚（Armenia）引进的^⑦。共和晚期，罗马城所需的冬玫瑰产自埃及，到了马提雅尔时，罗马城已经能够自己生产冬玫瑰，而从埃及进口谷物：“凯撒，尼罗河之地曾将冬玫瑰作为新鲜的礼物送给你。当孟菲斯（Memphis）的水手一踏上你的城市，他就嘲笑埃及的花园，这里的春天是多么美丽，这里的花朵是多么馥郁芳香，佩斯图姆（Paestan）的土地是多么光耀；当他到处闲逛、举目四望，见到每一条小径满是玫瑰，多么红艳。”^⑧

^① Flank: *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Vol.5, p.160.

^② Pliny, *Natural History*, 15.68-83.

^③ Pliny, *Natural History*, 15.37-102.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Pliny, *Natural History*, 12.13.

^⑦ Pliny, *Natural History*, 102.

^⑧ Martial, *Epigrams* 6.80.

上述园艺类产业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原因在于这些产业可以获得较为丰厚的利润。在科路美拉看来,除了葡萄种植外,园艺业中花卉等作物的培植是最能获利的产业。由于园艺业利润大,有些人单靠经营一块园圃也能维持生计:伪维吉尔的《乡间色拉》(Moretum)中有个贫穷小农,他无肉可食,全靠出卖自己园子里的农产品换取微薄的钱财;据诗人富里乌斯·毕巴库罗斯(Furius Bibaculus)称,瓦列利乌斯·加图(Valerius Cato)靠他的园子维持晚年的贫困生活^①。

2、粮食业的变迁和发展

共和晚期,由于战争频繁、环境恶化、园艺业的兴起以及外省粮食开始涌入意大利,致使意大利本地的粮食业受到了冲击,其经营方式和地域分布发生了调整。其经营方式和地域分布发生了调整。

在频繁的战爭和日益恶化的环境面前,意大利的小农经济首当其冲。由于小农经济中粮食业占主要比重,粮食的生产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已经对此进行过讨论^②,这里就不再赘述。商品化庄园的发展导致大地主占据了大量的土地,这对于小农的粮食种植形成了排斥,促使粮食业进行调整。同时,外省的粮食也开始进入罗马市场。从前146年始,每年从西西里进入罗马城的粮食大约有300万摩底,大约可以供给10万左右的罗马人。^③这300万摩底的粮食原本是由意大利本地的粮食种植业供给的,西西里粮食的涌入意味着意大利当地原来出产这些粮食的耕地转而经营其他的产业了。

通过研究当时的文献记载,可以发现,粮食业的变迁首先体现在一些地区耕地数量的缩减和粮食产量的下降上。在瓦罗的时代,厄特鲁利亚的粮食产量是种子的15倍,^④而帝国早期的科路美拉则记载道:“我记不得在意大利的大部分地

^① Elizabeth Rawson, "The Ciceronian Aristocracy and its Properties", Finley (eds), *Studies in Roman Proper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94.

^② 参见第一章第二节“小农经济的衰弱”。

^③ 杨共乐《罗马社会经济研究》,1998年,P129.

^④ 瓦罗《论农业》,1.44.

区,小麦的产量什么时候超过四倍过”^①。我们还可以看到,前1世纪,罗马郊区的粮食生产逐渐缩减。南方的阿普利亚地区在共和晚期是谷物之乡,到了帝国早期却有大片的土地抛荒^②。厄特鲁利亚在帝国早期由于水土流失和土壤肥力下降,粮食生产也较前衰减。

其次,粮食业的变迁也表现在粮食的生产方式上。如,奴隶制大地产虽然主要经营商品化的园艺业,但粮食没有遭到完全的排斥,它们一般作为附属作物种植于庄园中。如,“在一片适合于种植谷物的肥沃土地上,(橄榄树)行和行之间的距离在一个方向应该是60英尺,另一个方向应该是40英尺……”^③,这里提到的肥沃土地主要种植橄榄,而行和行之间的小片空地用于种植粮食。又如,“如果树下的地不种东西[小麦等],树根就会长出芽;如果种上了谷子,则带来收获。”^④

但是,粮食业的衰弱是局部的、暂时的,主要发生在帝国早期意大利的部分地区。纵观整个转型时期,尤其是共和晚期,意大利绝大多数地区的粮食业是在调整中向前发展,耕地面积有相当的增加,产量有很大的提高。

我们首先来考查一下粮食业发展的原因:第一,此时的意大利本质上是生产力落后的农业社会。这种社会中的农业经济“是一种狭隘的、相对闭塞的、基本上属于地方性自足的经济”^⑤。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罗马城和意大利其他地方难免会遭受饥荒。其次,意大利人口的增长也刺激了意大利粮食产量的提高。意大利的人口从前225年的520万左右^⑥增加到前28年的1400多万^⑦。第三,落

^① Columella, *On Agriculture*, 3.3.4.

^② Seneca, *Epistles*, 87.8.

^③ Columella, *On Agriculture*, 5.9.7: 如“在一片适合于种植谷物的肥沃土地上,(橄榄树)行和行之间的距离在一个方向应该是60英尺,另一个方向应该是40英尺……”行和行之间的小片空地才是用于种植粮食的

^④ Columella, *On Agriculture*, 5.9.12.

^⑤ 吴于廑:《云南社会科学路线》,1983年第1期,第56页。

^⑥ 参见 Morley, *Metropolis and Hinterland*, p.38:自由民460万; K.Hopkins, *Conquerors and slav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01:奴隶60万。

^⑦注:关于意大利罗马公民的数量,最早的权威说法是 Beloch 提出的,即前225年的450万左右自由民到前28年的406万自由民; Brunt 也赞同这种看法。Lo Cascio 认为这在人口学上站不住脚, Neville Morley 所用的是前28年406万男性公民的说法。参见 Elio Lo Cascio, *The Size of the Roman Population: Beloch and the Meaning of the Augustan Census Figures*, in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84. (1994), pp. 23-40; Neville Morley,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aly*,

后的交通运输技术也是阻止粮食产量降低的一大因素。当时的意大利,交通运输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驱动的两轮和四轮牛车,速度和效率都很低。据计算,每吨粮食用牛车运输 100 公里,成本就要增加 62%。^①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城居民所需的粮食中除了少部分可以仰赖行省供给外,大部分粮食以及意大利其他地区居民所需的粮食都要依靠意大利的供应。

由于上述原因,上至罗马政府,下至平民百姓,都十分重视粮食的生产。罗马政府积极开拓殖民地,大力推进意大利山地部落的罗马化进程,来增加耕地面积和粮食的产量。如,公元前 187 年,执政官艾米利乌斯(Aemilius)征服亚平宁山脉的山地部落,将他们迁徙至平原,令其从事农业生产。罗马人还向沼泽、湖泊索要土地:前 160 年,执政官科尔涅里乌斯·契特古斯(Cornelius Cethegus)率领意大利居民,排干了庞普提纳(Pomptine)沼泽,将其变成耕地^②。此外,罗马政府还十分重视吸收国外先进的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组织翻译、编纂了大量的希腊、迦太基农书,总计达几十种^③。另一方面,意大利的农民采用技术压缩休耕期限和面积,积极推广使用绿肥、畜肥,并通过开拓新的耕地来增加粮食的产量。考古证明,即便是人口已经很稠密的罗马郊区,在此时耕地面积也有新的增加^④。

在意大利政府和居民的努力下,意大利各地的粮食业有了实质性的发展,产量有了大幅的提高。

意大利北部的波河流域自前 2 世纪为罗马征服后,农业蓬勃发展。这里粮食产量很高,价格很便宜:

“这片土地所具有的优点之多简直不可胜数。例如,它出产大量的粮食。在我们这个时代常有这样的事,一西西里麦斗小麦只值四个奥波尔,一麦斗大麦仅值

225-28 B.C.,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91. (2001), pp. 50-52. 罗马城的人口则从前 225 年的 20 来万增长到前 28 年的 100 来万 (Neville Morley (1996), p.38.)。

^① 琼斯《罗马帝国经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82 年, p. 345-6. 转引自杨共乐:《古罗马社会经济史》, p.155。

^② Livy,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City*, 概论, 5.14。

^③ 李雅书选译:《世界史资料丛刊 罗马帝国时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54-56 页。

^④ Neville Morley,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aly, 225-28 B.C.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91. (2001), p. 57 和注脚 51。

两个奥波尔，……通常店主人供给顾客丰美的饮食，而只收半阿斯的费用，仅等于奥波尔的四分之一，只有在极少数的场合，才收费较高”^①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帝国早期。

意大利西北部的厄特鲁利亚地区也盛产小麦。加图时，这里每尤格土地的粮食产量大约只有种子的 10 倍^②，而据瓦罗称，该地区某些地方粮食的产量已经达到种子的 15 倍^③。经过 100 多年的发展，粮食单位产量提高了 50%。

拉丁姆的粮食生产有所衰减，但这主要发生在罗马城附近，其他地方的粮食种植还是很常见；即便是经营园艺业的庄园上也并非见不到粮食作物，谷物总是混种在一排排的葡萄藤和橄榄树之间：“如果你在葡萄园中播种谷物，种子要多 1/5。”^④

以园艺业著称的坎佩尼亚地区实际上也盛产粮食，它堪称罗马和罗马军团的粮仓。帝国初年，斯特拉波这么谈论坎佩尼亚：

“这个地方物产丰富的一个证明是它出产最好的谷物——我指的是可以赚钱的谷物，这种谷物不但比任何稻米都要好，而且要比任何谷物食品都要好。据说，一年中有些地方种植两季斯皮尔特小麦，第三季种小米，还有第四季种蔬菜。”^⑤

意大利南部的阿普利亚、路加尼亚、勃鲁提乌姆和加拉布利亚地区山地分布较广，但沿海有一定的平原，粮食业也比较繁荣。有些地方出产的粮食不但能够维持当地居民的需求，甚至还有余粮出售。如前 172 年，罗马政府曾在这些地区购买军粮^⑥。虽然经过同盟战争，这些地方的经济遭受了一定的顿挫，不过粮食的生产恢复较快。据瓦罗记载，路加尼亚的“叙巴里斯（Sybaris）附近的村庄，

^① Polybius, 2.14.15. 转引自杨共乐：《古罗马社会经济史》，第 144 页。

^② Flank, *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Vol.1, 1.3.6.

^③ 瓦罗：《论农业》1.44.

^④ Columella, 2.6.9; 加图也提到了葡萄和橄榄园上的粮食生产：《农业志》10-11 提到了葡萄园和橄榄油的器具中有麦桶：“麦桶二十个”，“盛麦子的桶二十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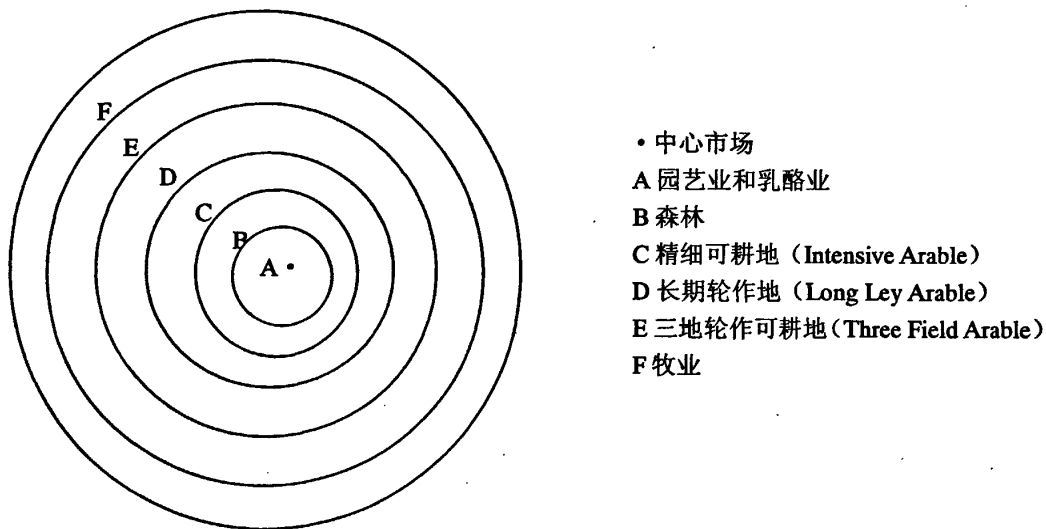
^⑤ Strabo, *Geography* 5.4.3.

^⑥ 参见上页。

人们说经常的生产是（种子的——译者）一百倍”^①。后三头时期，屋大维（即后来的奥古斯都）和安东尼经常在这里征集粮食^②。1 世纪的科路美拉对阿普利亚的谷物报以赞美的态度：“阿普利亚和坎佩尼亚的田地也不缺少高产的作物”^③。

二、不同类型农业经济与市场的联系

按照现代经济学原理，城市周围农业类型的分布会遵守这样的规则：一种农业类型，它所产的农产品越是附加值高、不易储藏、运费高，那么它就越靠近城市；它的农产品越是附加值低、易储藏、运费低，它就越趋向城市的外围。按照这一规则，一个城市周围的农业会呈现如此的分布格局：^④



园艺业和乳酪业产品的单位价值高、不易保存，而且这些产品的附加值较大，所以，这两种农业类型离中心市场最近。再是林业，这是由于木材在前工业社会是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在各方面都有着广泛的用途，但是其附加值较低，运输相对方便，所以排在第二位。再次是粮食，这是因为粮食便于保存和运输，附加值不大，所以离开市场很远（牧业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① 瓦罗《论农业》1.44.

^② Appianus, *The Civil Wars*, 4.100 (Cassius said): "If they (指安东尼和屋大维) try to obtain any from Africa, or Lucania, or Apulia, Pompeius, Murcus, and Domitius will cut them off entirely."

^③ Columella, *On Agriculture* 3.8.4.

^④ Neville Morley, *Metropolis and Hinterland——The City of Rome and The Economy of Italy*, p62.

这一模式基本适用于转型时期意大利各大城市周围的农业，尤其是罗马城。罗马在古代意大利一直是个大型城市，人口从前 225 年的 20 万左右增长到前 28 年的 100 万左右，这就为意大利园艺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因而，葡萄、橄榄与花卉等园艺业分布在离城市较近的地方^①。具体来讲，葡萄和橄榄种植离城市稍远些，而花卉、蔬菜、水果和林木等离开城市稍近些。这是因为，花卉、蔬菜、水果等农产品虽然和葡萄酒及橄榄油一样，附加值大，能够带来很大的利润，但是前者更难以保存，在罗马时代的交通条件下，长途运输很容易导致产品的腐败，靠近城市才能保证货物的新鲜；而后者则可以很方便地装入容器中运输。对于葡萄和橄榄业，内维尔·默里指出：“远离罗马城，生产外国产品和不耐保存的产品（指花卉等园艺业）是无利可图的，故农民会混合种植谷物、橄榄和葡萄。”^②

我们可以引用一些文献资料来具体分析一下。如，加图建议在城市附近经营园艺业^③：

“最好将城郊田产种成树木园，既可以卖木柴，又可以卖枝条，又可供主人使用。在同一地产中，应种植任何适宜的东西，种植许多品种的葡萄，种大、小阿米尼亚种（Aminian）葡萄和阿皮齐乌斯种（Apician）葡萄……苹果，小榲桲，斯坎提亚种（Scantian），奎里亚努斯种（Quirian），以及其他可以糖渍的品种，甜苹果（must-apple）和石榴，可以满握的大梨，安尼西亚秋梨（Anician frost-pear），他林敦梨，甜梨（must-pear），葫芦梨（gourd-pear），以及其他尽可能多的品种，要加以栽植和接种。”

瓦罗更是在《农业志》的一个地方直截了当地指出：“在靠近城市的地方，大规模地经营花园，比如，紫罗兰园和玫瑰园，或是种城市欢迎的其他东西，是有利可图的。但对于一个偏僻的农庄，由于没有可以利用的销售市场，种植这类

^① Neville Morley, *Metropolis and Hinterland*——*The City of Rome and The Economy of Italy*, p.84 的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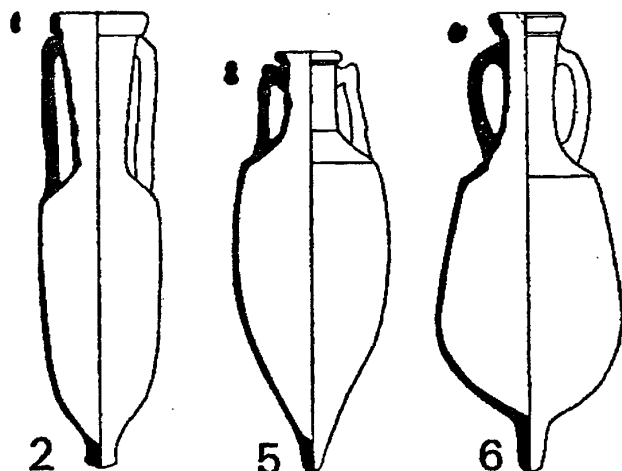
^② Neville Morley, *Metropolis and Hinterland*——*The City of Rome and The Economy of Italy*, p.108。关于意大利的农业类型分布，Neville Morley 做过专门的论述，可以参见其著作的第四和第五章。

^③ 加图《农业志》7。

东西就不能获利了”^①。农学家的建议和实际情况是相符的，如 1 世纪的诗人马提雅尔在其诗篇中提及的农产品大多是不易保存，如，“你给你修剪葡萄的人吃城里买来的粮食，然后懒散地往你雕梁画栋的维拉运送白菜、鸡蛋、家禽、水果、奶酪和果汁。”^②又如，“那儿你可能看到大头白菜，各种韭菜、莴苣和对于虚弱的肠胃不无好处的甜菜。”^③至于粮食业，一般离罗马城较远，分布在意大利的南北两端，如北部的波河流域和南部的阿普利亚等地区^④。

从这一点来看，意大利园艺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有了朝着商品化分布格局发展的趋势。

附图：



三、农业经营动机的盈利化

正如前面两章所述，这一时期园艺业兴起，粮食业在调整中发展，农业类型大致按市场化的规则分布，这些都反映了农业经营观念的变化，即经营的盈利化。在这种变化的影响下，包含园艺业在内的农业经营，虽仍然具有相当程度的自给自足色彩，但是盈利化动机越来越明显，构成农业发展的一大新特点。囿于资料，我们主要考查奴隶制庄园的经营动机。

^① 瓦罗《论农业》1.16.3。

^② Martial, *Epigrams* 3.58.51.

^③ Martial, *Epigrams* 3.47, 7.31.

^④ 具体参见上一节“粮食业的变迁和发展”，第 21-22 页。

农业经营动机的盈利化在三大农学家的著作中多有反映。老家图的《农业志》中就有这么一段话：

“年内缺少什么，要备办；多余的要售出；需要包出去的，要包出去；想完成和包给别人的工作，要吩咐，其书面文据，要保留。要关心牲畜，要进行竞卖；油价好时，要卖出；油粮有余剩，要出售；老的牛，衰老的牲畜，衰老的羊，羊毛，兽皮，旧车，旧铁器，老奴，病奴，以及其他什么多余的东西，要卖掉。庄主应当是有卖癖而不是有买癖的人。”^①

这段话明确体现了奴隶制庄园的盈利性动机，即经营庄园的首要目的在于盈利，而不是自给自足。相比之下，瓦罗的著作中体现出来的盈利性动机比加图更强烈、更明确。为了盈利，瓦罗建议等待价格上涨时出售产品：“至于拿到市场上出售的各种东西，你必须留意出售每种东西的适当时机……常有这样的事：你等一个时候再脱手的東西，不仅使你花去的钱得到利润，而且一赶上个好机会卖掉，就会使你获得双倍的利润”^②。瓦罗还明确认识到，经营农业的目的是“效用和乐趣。效用是为了寻求利益，乐趣是为了获得愉快。”^③帝国早期的科路美拉认为自给自足是农业的重要目的，但他也很关心收益。

以上是较为笼统地论述，实际上经营动机的盈利化体现在农业经营的很多方面。为了达到更细致、更深入的认识，我们还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作进一步的探讨：

第一、庄园主要经营园艺业，产品主要用于出售以获取利润。

当时的奴隶制庄园主要有两种，一种和市场联系密切、实行精细生产，另一种和市场联系较弱，实行粗放生产。这两种农庄中，前一种占据优势^④。这些市场化的农庄以经营葡萄、橄榄、花卉等园艺业为主，生产出来的葡萄酒、橄榄油等产品除了少部分供庄园主人和奴隶消费外，大部分是用于对外销售的。这样的

^① 加图：《农业志》2。

^② 瓦罗：《论农业》1.69。

^③ 瓦罗：《论农业》1.4。

^④ 裔昭印：《罗马奴隶制繁荣时期农庄的类型》，《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第1期，第25页。

建议在农书中很常见,如,“油价好时,要卖出”^①。正是由于这些庄园和市场联系密切,装运这些农产品的容器达到了高度的标准化。如,装运葡萄酒的双耳瓶(amphora)。这时期,意大利制造和使用的双耳瓶类型主要有德列赛(Dressel)1、2、3、4、5、6几种,除了帝国早期的德列赛6外,其余差别很小,标准化程度是很高的。“有人认为德列赛1占绝大多数代表了共和晚期意大利经济的统一性以及维拉基础上的生产体制的优势。”^②

当然,这些园艺业产品中的少部分供给庄园自身需求,但只占很小的比例。老加图和瓦罗都曾提到过给奴隶提供葡萄酒喝:“葡萄收获一完,让他们(指奴隶)喝三个月的次酒……此外,农神节和通衢神节,每人三个半康吉乌斯。……一年内每人的全部酒量是七夸德兰塔尔(quadrantal)。戴足枷的犯奴,……他们每年十夸德兰塔尔,也不算多。”^③100犹格土地上每年奴隶所喝的次酒总量不大,为183.82或262.6公升,只占好葡萄酒的3.5%或5%左右。^④

第二、庄园也会出售部分辅助农产品。

奴隶制庄园主要经营园艺业,但往往强调多种经营:种粮食,以便给奴隶提供口粮^⑤;种树木,为了获取制作器具所需的原料和葡萄藤支持物;种植蔬菜和水果,为了获取生活副食品^⑥;庄园上还往往种植豆类:四季豆、豌豆、小扁豆、鹰嘴豆、苜蓿等,既可以食用,也可以作为绿肥,还是牲畜的优良饲料;有的庄园上还会种植麻类作物,为庄园提供制衣材料。

不可否认,庄园上进行多种经营的目的多半是为了便于直接获取生产生活物资,尽量自给自足。但这些辅助农产品在满足了庄园的需求之后,多余的部分也

^① 加图:《农业志》2。

^② Jeremy Paterson, “Salvation from the Sea”: Amphorae and Trade in the Roman West,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72. (1982), pp. 146-157.

^③ 加图:《农业志》57。

^④ 100犹格葡萄园,每尤格每年产1.6库莱酒,共160库莱,每库莱折合525.27公升;奴隶16人,每人每年喝7或10夸德兰塔尔,每夸德兰塔尔折合26.26公升,每夸德兰塔尔: 26.26×7 (或10) $\times 16 / 1.6 \times 100 \times 525.27 = 3.5$ 或5%。

^⑤ Columella, *On Agriculture*, 5.9.12: “如果树下的地不种东西[小麦等],树根就会长出芽;如果种上了谷子,则带来收获。”

^⑥ 加图:《农业志》42, 161: 龙须菜和无花果。

是拿到市场上去换取利润的。如，“油粮有余剩，要出售”^①。多余的木材往往作为燃料在城市出售，或者卖给别的庄园用作葡萄的支撑物。尤其是庄园离开市镇或村庄很近，那么主人基于节省成本考虑，往往从其他庄园购入这些东西：“那么，对农庄来说，就从远地购买这些物资要更为有利，有时甚至比你自己的农庄生产这些东西还要上算”^②。水果和麻类也是这样的。

第三、庄园通过市场获得部分设施和辅助工匠。

庄园上的生产工具，包括设施、器具和某些专业工匠^③。其中，有的是庄园自备的。如，“凡是农庄里能生长的以及家里人做得出来的都无需购买。”^④但是，这时候的庄园已经不可能做到自给自足了，如果庄园离开市场和城镇近，那么主人往往从外面雇用工匠：“农庄的主人宁愿雇用临近的医生、漂布匠、木工等等，成年累月地跟他们打交道，而不肯在自己的农庄里添置这些人，因为这样的手艺人死一个都往往会使农庄蒙受损失。”^⑤

第四、庄园的位置一般靠近交通干道和城市，以便和市场联系。

为了将农产品销售出去，庄园的必须靠近交通干道。老加图建议，“置买田产时，要记取下列事宜：……要靠近海，靠可以行船的河流，有良好的水域或繁华的城市，有良好的往来人多的道路。”瓦罗也认为，购买庄园时必须考虑其位置是否便于和市场联系：“是否有使我们能够方便地卖掉自己的产品或是买进自己所需的一些东西的这样一个地方？第三，是否有运送产品的旱路或者水路口，而在有的时候，是否方便？”^⑥帝国早期的科路美拉也是这样建议庄园近河、海、道路，因为“便于运进或运出必需品——这增加了贮藏农产品的价格降低了运进的成本”。^⑦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农业的经营动机虽然兼具盈利性与自给自足性的双重目的，但前者占据主导地位，后者是辅助次要的；并且两者有

^① 加图：《农业志》2.

^② 瓦罗：《论农业》1.16.

^③ 瓦罗把奴隶工匠也称作设备，见《论农业》1.17.

^④ 瓦罗：《论农业》1.22.

^⑤ 瓦罗：《论农业》1.16.

^⑥ 瓦罗：《论农业》1.16.

^⑦ Columella, *On Agriculture* 1.2.3.

机地融合在一起，并不发生矛盾形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此时意大利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还是很不普遍、很不成熟。但是，意大利的农业的商品化水平是西方古代世界最高的。

第三章 农业劳动者的状况

转型时期意大利的商品化农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是由于各方面的因素所推动的,其中之一就是劳动者的辛勤劳作。这里的劳动者包括意大利当地自由民和奴隶,并且以后者为主,其来源主要是战俘^①,据统计,前 225 年,意大利的奴隶数量就已经达到 60 万,约占总人口的 12%^②;到了前 28 年则增至 200-300 万^③。面对这么庞大的人群,我们有必要从劳动者的构成、劳动分工、以及劳动者的待遇来进行一番综合考查。

一、劳动者的构成

这一时候的意大利劳动者分为意大利本地自由民和奴隶两类。其中,奴隶是以战俘身份来到意大利的,属于意大利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没有人身自由。这些奴隶来自地中海世界各地,具体见下表^④:

时间	数量	地区/民族	资料出处
前 241 年	10000	利利贝乌姆	波利比乌斯 1.61.8
前 218 年	2000	利利贝乌姆	李维 21.51.2
前 215 年	5000	希底尼	李维 23.37.12
前 214 年	3000	孟达	李维 24.42.4
前 213 年	7000	阿特里努姆	李维 24.47.14
前 209 年	4000	马图里亚	李维 27.15.4
	30000	他林敦	李维 27.16.7
前 204 年	8000	北非	李维 29.29.3
前 197 年	5000	马其顿	李维 33.10.7; 11.2
前 177 年	5632	莫提拉和法瓦里亚	李维 41.11.8
前 171 年	2500	哈利阿图斯	李维 42.63.11
前 167 年	150000	伊庇鲁斯	李维 45.34.5
前 146 年	55000	迦太基人	奥罗西乌斯 4.23.3
前 142 年	9500	路西达尼亚	阿庇安《西班牙战争》68

^① 杨共乐:《罗马社会经济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附录二。

^② Morley, *Metropolis and Hinterland*, P38:自由民 460 万; K.Hopkins: *Conquerors and slav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01: 奴隶 60 万。

^③ Neville Morley,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aly, 225-28 B.C.*, pp.50-62.

^④ 参见杨共乐:《古罗马社会经济史》,第 310 页。

奴隶是意大利农业劳动力的主力军,但这并不意味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使用奴隶进行耕作;属于自由民的自耕农、佃农、雇工在劳动者中也占据重要比重。具体场合劳动者的构成状况由以下几个因素来决定:

一是庄园的规模。规模较大的地产上主要是奴隶占多数。老加图、瓦罗以及科路美拉在著书立说时都将奴隶作为大型和中型农业地产的主要劳动力,这是因为大地产使用奴隶作为劳动力,可以迫使奴隶整年忙个不停,提高绝对劳动时间,增大剥削量。当时一般小农家庭 5 口人左右,耕种的份田不过 7 尤格左右,而 13 名奴隶可以管理和经营 240 尤格的橄榄园:“二百四十犹格的橄榄园应作如下安排。庄头一名,管家一名,工人五名,牧牛人三名,驴夫一名,牧猪人一名,牧羊人一名,共十三人。”^① 16 名奴隶可以管理 100 犹格的葡萄园:“一百犹格的葡萄园应构成如下:庄头一人,管家一人。工人十人,牧牛人一人,驴夫一人,修剪柳树的一人,牧猪人一人,共十六人。”^②。可见,大地产上的一名劳动力可以耕种的土地面积要远远大于小农的耕种面积,这样利润额就会明显增加。相反,规模较小的地产主要使用自由劳动力,这是由于地产规模越小,利润额度就越小,使用奴隶从成本上来说不合算。一般小农户则自己耕种自己的田地。

二是季节的变换。农业是季节性很强的产业部门,不同的季节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很不一样。在古代意大利,夏秋两季要播种和收获的作物较多,比如说葡萄和一些豆类^③。这时候,奴隶劳动力就显得不够用,需要雇用自由劳动力进行补充。研究表明,使用奴隶、使用自由劳动力和混合使用劳动力的庄园一般利润要高于其他两种类型的庄园^④。

三是庄园距离的远近。距离近的地产上多使用奴隶,距离远的地产多使用自由劳动力。罗马上层奴隶主的地产大多分散在意大利各地,如西塞罗的地产分散在阿尔平、勿米埃、庞贝库米、图斯库鲁姆等地^⑤,小普林尼的地产主要在意大利北部的科摩(Comum)和翁布里亚的提弗努姆(Tifernum)^⑥。地产的分散给

^① 加图:《农业志》10-11。

^② 瓦罗:《农业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 60-65 页。

^③ 参见第一章第二节。

^④ 杨共乐:《罗马社会经济史》,第 173-4 页。

^⑤ Pliny the Younger, *Letters*, 7.11.5-6; 4.1.3-5。

主人监督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困难,为了避免疲于奔命,主人往往将较远的地产租给佃农,小普林尼就是这么做的^①。科路美拉也提到过因距离遥远而出租地产给佃农的情况:

“有些农庄非常远,主人无法经常探视,这样的农庄用自由承租人耕种要比用奴隶管家更易繁荣。就粮食作物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承租人无法(像破坏葡萄园和果园那样)破坏,而奴隶管家则会出租耕牛、让牲畜挨饿,耕种马虎,等等……因此,我认为这样的农庄须租出去,除非主人自己能够照料。”^②

四是环境的好坏。气候环境恶劣、土地贫瘠的地产上使用自由劳动力居多。这是由于此类地产上可以获得的收益少,如果使用价格昂贵的奴隶,一来从经济上来讲不合算,二来容易致使奴隶生病或受伤,给奴隶主带来损失。所以,瓦罗和科路美拉都建议这样的地产使用佃农进行耕种:“在不适于健康的地区,使用雇工比使用奴隶对我们更有利”^③。“无论是我们不能自己直接耕种田地,或者是不方便使用自己的奴隶耕种(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除非是由于气候恶劣或者土壤贫瘠导致土地荒芜),都必须小心仔细,把乡下人留在农庄上。”^④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影响劳动者具体构成的因素看似纷繁复杂,实际上有内在的规律:除了小农外,大型庄园上劳动者的构成最终取决于是否方便主人监督、是否获利最大这一因素。

二、劳动分工

劳动分工可以提高劳动力劳动的熟练程度,是提高劳动效率的有效方法。这里我们主要探讨奴隶的劳动分工。

共和晚期,奴隶主对于农业奴隶劳动分工的看法还比较粗浅。在加图看来,240 犹格的橄榄园上应分工如下:“庄头一名,管家一名,工人五名,牧牛人三名,驴夫一名,牧猪人一名,牧羊人一名,共十三人。”而一百犹格的葡萄园奴

^① Pliny the Younger, *Letters* 3.19.7; 7.30.8.

^② Columella, *On Agriculture*, 1.7.1-6.

^③ 瓦罗:《论农业》17.

^④ Columella, *On Agriculture*, 1.7.1-6.

隶分工如下：“庄头一人，管家一人。工人十人，牧牛人一人，驴夫一人，修剪柳树的一人，牧猪人一人，共十六人。”^① 奴隶所担当的职责分别都是 8 种。除此之外，加图没有进一步的论述。瓦罗对于加图农业奴隶的分工进行了一定的分析，但也限于讨论奴隶数量与庄园大小的关系，没有新的内容^②。

帝国早期，随着意大利农业经济的发展，奴隶的分工更加细致。据统计，科路美拉作品中农业奴隶的职业竟达 37 种^③：

1 actor	管家	19 messor	收割人
2 arator	耕夫	20 monitor	监工
3 arborator	修剪树的人	21 olearius	榨油工
4 atriensis	房屋看守人	22 opilio	牧羊人
5 aviarius	看家禽的	23 pampinaor	修剪葡萄的
6 bubulus	牧牛人	24pastinator	挖沟人
7 caprarius	放养山羊的	25 pastor	牧人
8 pulator	浇筑工人	26 pastor gallinarum	禽类饲养员
9 cellarius	看店的	27 porculator	育猪的
10 ergastularius	狱卒	28 procurator	代理人
11 faenisex	割草人	29 promus	看守物资的
12 fartor	育肥家禽的	30 putator	修剪工
13 fossor	挖沟工	31 stabularius	养马人
14 holitor	商品化花园的园丁	32 subulcus	牧猪人
15 iugarius	马夫	33 veterinarius	兽医
16 magister operum	工头	34 vilicus	管家
17 magister pecoris	牧羊人的头	35 vilica	管家妻子
18magister singulorum officiorum	领班/工头	36 vindemiator	采葡萄的人
	-	37 vinitor	修剪葡萄藤的人

这体现了奴隶分工随着庄园规模的发展而发展的趋势。科路美拉已经认识到，劳动分工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劳动效率。所以，效率才是最终衡量标准，而不是分工的程度。在科路美拉看来，劳动分工可以促使奴隶努力工作^④。但是，他并不认为过于细致的分工是最有效的，因为一起干活儿的奴隶太少、太分散的话就不便

^① 加图：《农业志》，10-11。

^② 瓦罗：《论农业》，1.18。

^③ Kith Bradley: *Slavery and society of Ro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60.

^④ Columella, *On Agriculture* 1.9.5-6: “that the duties of the slaves should not be confused to the point where all take a hand in every task.”

于监督。所以，在劳动分工的前提下，应确保奴隶在大小适度的群体里工作^①：

“你应该……组成每组不多于 10 人的小组——我们祖先称他们为 *decuriae*（十人小组），非常称道此种做法。因为，监督这样大小数目的人是很容易的，而队伍比这大的话监工往前行就看不到某些人。如果你有份大地产，就要把这些小组分到地产的不同部分。分配工作时要注意不让奴隶单独或成对地工作，因为如果他们分散在各处就无法监督；同样，他们也不能超过 10 人，因为如果身处一大群人当中，他们就不会觉得工作和自己有什么关系。这种方法会使他们相互竞争，同时也容易觉察出懒惰的人。”

三、劳动者所受的待遇

我们这里考查的主要是奴隶劳动者。奴隶所受的待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劳动的效率。如果奴隶受到的管束过严、待遇太差，轻则影响劳动的积极性，重则激起暴动；如果管束过松、待遇过好，他们则可能爬到主人的头上，无法进行有效的农业生产。这一时期，奴隶的待遇呈逐渐改善的趋势，奴隶主对他们的管束趋向合理化、科学化。

奴隶制刚在罗马确立时，农业奴隶受到的压迫较为深重。他们一天到晚为主人劳动，并且受到主人和工头的严密监督：不得擅自行动、不能偷懒、不得偷吃主人食物。如果主人稍有不满意，就会严厉地惩罚他们，轻则戴上镣铐，重则被钉在十字架上。加图对于奴隶庄头的告诫颇能反映当时的状况：

“庄头（即管家——著者）不可到处游荡，须常淡泊自持，不可外出赴宴。他须使家奴忙于工作，注意使他们完成主人的命令。不可认为自己比主人高明。须以主人之友为己友。主人命令听谁的就听谁的。除在康帕塔利亚（*Compitalia*）节于十字路口或灶前外，不可在他处举行宗教祭祀。没有主人命令，勿贷款于任何人；须催还主人的贷款。种子，草料，小麦，酒和油不得借给任何人。庄头可以放贷、借债的人家不得超过两三户。须常同主人算帐。同一日工、佣人、锄地者，雇用勿超过一日。不可在主人不知道的情况下买进任何东西，也不可隐瞒主人任何东西。不可有任何寄食者。不可求教于任何肠卜者，鸟占者，卜筮者，占

^① Columelle, *On Agriculture*, 1.9.5-6.

星者”。^①

在这种情况下，奴隶的反抗也比较频繁。公元前140年到前70年左右，在西西里和意大利爆发了三次较大的奴隶起义，其中包括斯巴达领导的奴隶起义，有众多的农业奴隶参与其中，震动了罗马在意大利的统治。斯巴达起义被镇压下去后，罗马奴隶主和政府更加用心改善奴隶的待遇。

我们先来看看奴隶的劳动待遇。虽然加图对奴隶的态度较为严厉，但奴隶的劳动待遇从他那个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如，他敦促奴隶工头“要极其殷勤地照看耕牛，对牛倌们要稍加体贴，使他们更乐意照看它们”^②。瓦罗关于改善奴隶待遇的建议更加细致。他建议减少对于奴隶的体罚：“不能容许一个监督人用鞭子，而不是言语来执行自己的命令，如果用言语他可以很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话。”他还建议奴隶主通过适当的物质奖励、精神激励等较为人道的手段来赢得奴隶的信任^③：

“你应当通过偶尔表示的器重，争取监督人的好感。你还应当和最能干的奴隶商量即将要干的农活儿，因为这样做，他们的自卑感便会减少，而觉得他的主人对他们还是比较看重的。如果有时对他们比平时慷慨些，如果给他们较好的衣服和食物，如果偶然地放他们的工或是允许他们自己的一头牲畜到农庄上去吃草，或是给他们诸如此类的其他特权，他们的劳动热情就会提高”。

这一时期奴隶较少反抗，瓦罗的建议应该是当时奴隶待遇提高的真实反映。

再是生活待遇。加图要求妻子给自己奴隶的孩子喂奶：“母亲亲自喂奶给他，也经常给她奴隶的婴儿喂奶，这样他们可能会培养出对于她儿子的兄弟感情。”^④但这种人道的方法当时比较少见。

相比之下，帝国早期科路美拉关于奴隶待遇问题的建议更加细化，也更加有利于稳定和统治奴隶。他敦促工头要仔细留意生病的奴隶，建议维拉的部分农宅用来给奴隶休息。戴枷锁的奴隶的单人房间需有太阳光照进来，而地下监狱需点上灯，并尽量保持卫生。他还建议给奴隶穿结实的衣服，让他们有机会洗澡（至

^① 加图：《论农业》，5.3-4。

^② 加图：《农业志》，5.2、4、6。

^③ 瓦罗，《论农业》，1.17.5。

^④ Plutarch, *Cato Major*, 20.3.

少在节假日)^①。乍一看,科路美拉的建议似乎有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但从根本上来讲都是出于实际目的考虑。科路美拉自己就道破了这个目的:给生病的奴隶以医疗照顾,这样他们就会更加依赖;农庄主人给奴隶以结实的衣服,这样的话奴隶就可以不管天气如何一直干活。允许奴隶有妻子,这样她就会让丈夫生活更有规律;主人应该听取工人的意见,因为如果他们觉得他们的意见有些用处,的话就会对工作更加热心^②。总而言之,“主人方面的这些公正和考虑”,科路美拉说道,“对于地产的增加大有帮助”。^③

作为奴隶生活中的重要方面,我们有必要详细考查一下他们的性生活与家庭生活方面的状况。奴隶主很早就发现,如果奴隶有一定的性生活,或者成立家庭,对于提高劳动效率、稳定奴隶的情绪是有利的。

老加图让自己的女奴隶为男奴隶提供性服务,并收取费用:“他(指加图——引者)认为,奴隶会在性欲的引导下行为乖戾,所以规定,男奴缴纳一笔固定费用就可以和女奴交配,但是不许接近其他妇女”^④。这表明,加图时代奴隶主就已经认识到了男性奴隶的性需求。此外,加图的妻子曾给奴隶的孩子喂奶^⑤这一事实表明,男女奴隶之间已经存在着一种家庭式的关系,生育下了后代。普劳图斯(Plautus)的戏剧作品也提到了奴隶的婚配。如在《斯提库斯》一剧中,奴隶斯提库斯向主人献计时这么说:“我的计划是这样的,主人。我有个心上人,主人,叫斯特潘尼姆(Stephanium),住在隔壁,是您兄弟的女仆,主人。我让她和跟她一块儿的叙利亚人桑加利努斯(Sangarinus)共同花钱备办了一次晚餐聚会。她也是他的心上人,主人;我们俩是对手。”^⑥这里的斯提潘尼姆不是斯提库斯的配偶,但至少是他的性伴侣。

到了瓦罗和科路美拉时代,我们可以肯定奴隶家庭比以前更常见了,因为两位农学家的作品中不但提到了农业奴隶家庭,还建议奴隶主允许奴隶成立家庭:

^① Columella, *On Agriculture*, 1.6.3;1.6.19-20;1.8.5;参见 12.3.7.

^② Columella, *On Agriculture*, 1.8.9;1.8.15;12.1.6;11.1.21.

^③ Columella, *On Agriculture*, 1.8.19.

^④ Plutarch, *Cato Major*, 21.20.

^⑤ Plutarch, *Cato Major*, 20.3.

^⑥ Plautus, *Stichus*, 430-40.

“对永远留在农庄里的牧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困难，因为在农舍里他有个女奴隶作配偶，要知道，牧人在这个范围之外不会在爱情方面有任何其他非分之想。可是那些在林间空地或是在森林中牧放畜群的人，那些赶上暴风雨，不是在农舍，而是到草草搭起的茅屋里去躲避的牧人，多数认为，最好是给这些牧人配上这样一些女人，这些女人能够跟随羊群，能够给牧人准备食物，使他们不致心神不定漂泊无依。”^①

科路美拉指出，奴隶成立家庭养育后代，还有利于奴隶主补充奴隶的数量。所以，他对于多生多育的女奴给予优厚的待遇：

“那些非常多产的妇女，那些由于生产了一定数量的后代而应该得到奖励的妇女，我豁免她们工作的义务，如果生的孩子多，还可以获得自由。一个妇女生了3个孩子就可以免于工作，如果生得更多则获得自由。”^②

可见，转型时期意大利的劳动者状况逐渐趋向合理化。就劳动者的构成而言，罗马奴隶主已经认识到何时何地使用自由劳动力和奴隶劳动力最合适，如何对劳动力进行分工才能取得最大的劳动效率。至于奴隶劳动力的待遇，既有一定的善待，也有相当的约束和控制，这样才能够为罗马上层提供最佳的效益。在这个过程中，虽然由于奴隶主对劳动者、尤其是奴隶的待遇有所提高，而彰显出特定的人道主义色彩，但这种表面上的温情依然不能掩盖奴隶主获取利益最大化的根本目的。

^① 瓦罗：《论农业》2.10.6。

^② Columella, *On Agriculture*, 1.8.19.

第四章 农业技术的进步

转型时期，意大利的农业发展进步明显，各种农业类型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不小的增长和提升。财富的刺激和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在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业技术的进步。我们将按照农业生产的一般过程来对农业技术作一番考查。

一、工具和设备

农业工具和设备是进行生产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是判断一个社会或者时代生产力高低的重要标准。简而言之，农业工具可以大致分为耕种类、收割类、加工类和贮存类。加图的《农业志》中记载的重要农具有以下几种^①：

耕种类	管理类	收割类	加工类	贮存类
带犁铧的犁、犁铧、带皮条的挽轭、牛用驾具、驾车轭、驴轭、牛挽具	铁齿耙、锄头、铁锹、铁铲、四齿耙、剪葡萄刀	割草镰刀、芟镰、砍树镰刀、割蒲苇镰刀、斧头、筛子、绳索、打谷橇	装有挽轭的橄榄榨油机、黄铜锅、面粉磨、手推磨、驴磨、西班牙磨、用柔条编制的滤酒器、酒霉过滤器	葡萄酒汁罐、橄榄油桶、麦桶、大羽扇豆缸、坛子

这些工具已经足以进行比较复杂的农业生产。不少农具的功能分化还非常细致，如镰刀就有四种：割草镰刀、芟镰、砍树镰刀和割蒲苇镰刀，这反映了生产活动的细化和专门化。到了瓦罗时代，农具的种类总体上变化不大，但还是有了新的发展。如，刀子的功能有了进一步的分化，刀子的种类增加了：修剪葡萄藤的刀子、割绳子的刀子、修剪树枝的刀子和割荆棘的刀子^②。加图对此没有记载。另外，进行脱粒的农具和方法也有了新的发展。加图时，一般是使用棍棒敲击地上的谷草或谷穗让谷粒脱落。而瓦罗在《论农业》中加载了两种效率更高的方法：一种是“用驾轭的一套牲畜拉着一个打谷橇”脱粒，另一种是用牲畜脱粒，即让它们的蹄子踩踏谷穗^③。这两种方法不见于加图时代，是后来从希腊传过来的^④。

^① 表格根据加图：《农业志》10-11 制作。

^② 瓦罗：《论农业》1.22。

^③ 瓦罗：《论农业》1.52。

^④ Humphrey, John W. John P. Oleson and Andrew N. Sherwood, *Greek and Roman Technology: A Sourcebook*, London and New York, 1998, p.109.

二、农业生产过程

一年的农业经营是个重要而又较为漫长的阶段,此时的意大利人已经认识到这一过程要经过这么几个环节:准备、播种、管理、收获和加工^①。让我们分阶段来考查意大利农业技术的发展。

(一) 准备阶段:

首先是犁地。犁地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准备步骤。地犁得好坏取决于多个因素,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犁和铧。共和晚期开始,犁分为轻犁和重犁两种,轻犁适于浅耕,重犁用于深耕。但是,加图和瓦罗对于犁的论述都很少^②。到了帝国早期,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普林尼记载的犁有四种,第一种犁有“尖刀装在辕梁的前面”,用来犁地并且可以碎土;第二种犁比较简单,是根“带有鸟嘴柄的普通杆子”;第三种犁“用来耕松土的”,辕梁前有小长钉;第四种犁的“长钉又宽又锋利”,可以切开较硬的土地。^③意大利的土层较浅,农民耕作时一般用轻犁。不过,科路美拉建议用壮牛拉重犁,因为可以增加产量^④,这表明了追求更大的效益也已经构成了农业技术发展的重要动因。

然后是选种。种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作物的生长和收获,农学家在选种方面也有不少的意见和建议。瓦罗建议在谷物收获时就进行选种:“最优良的、长得最好的谷物的穗拿到打谷场后,要跟其他的穗分开,这样农民可以选出最好的种子。”^⑤或者,“打谷场上垫底的种子须留下来播种:因为最好的最重。”^⑥优良的种子选出来之后还需要注意保存,防止受潮和受虫害。瓦罗建议在地上铺稻草,或者使用沙子、石灰等物品防止受潮;用苦艾和橄榄油涂抹装粮食的容器和袋子,来防虫防鼠;在太阳下晒种子来驱杀象鼻虫^⑦。这些措施和方法与现代不少农业社会中的类似,效果是明显的。当然,种子保存的时间不能太久,超过一两年就

^① 参见瓦罗《论农业》第一卷。

^② 见第46页农具表格;加图只说“带犁铧的犁”(《农业志》10.),瓦罗只说“带犁头的犁”(见《论农业》1.22.)

^③ Pliny, *Natural History* 18.171-173.

^④ Collumella, *On Agriculture*, 2.10.24.

^⑤ 瓦罗:《论农业》1.52.

^⑥ Pliny, *Natural History*, 18.195-200.

^⑦ 瓦罗:《论农业》1.57、63.

容易失效。普林尼在这方面有他的经验之谈：“最好的种子是去年的种子；两年的种子不怎么好，3年的就很差了，再陈的就长不出苗来”^①。

（二）播种：

罗马人的播种方法包括种子法、扦插法、压条法和嫁接法，前者适合于一年生草本种子植物；后三者适合于橄榄、葡萄等多年生木本植物。我们这里主要考查扦插法、压条法和嫁接法。

先来了解扦插法。就葡萄藤而言，它的扦插是在2月或3月初进行的。嫩枝取自老葡萄藤，取哪部分也有讲究：“最好的芽来自茎的下部，次等的来自上部的枝条；第三等的来自葡萄藤的底部。”^②葡萄枝选好后扦插种植，枝和枝间距为一英尺，须定时修剪叶子，防止叶子过多致使葡萄枝干枯。

再看压条法。加图对于压条法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要将从地下由树木生出的嫩枝压入土中，并令其顶端竖起，使之生根；过两年后，将其掘出再行移植。”^③加图认为，无花果、橄榄树、石榴树、楡梲、苹果树、月桂、爱神木、普莱内斯特胡桃树和悬铃木都要以压条法繁殖。到了帝国早期，压条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了加图的之外，科路美拉还提到另两种压条法。^④

然后是嫁接法。嫁接法可以使原有植株获得被嫁接植株的优点，多用于改良品种。加图对于嫁接非常了解，他提到的嫁接法有三种：劈接、枝心接和钻接^⑤，此外还有无花果的皮下接法^⑥。劈接：“葡萄树要按以下方法嫁接，要将嫁接的葡萄枝剪下来，通过枝心劈开它的中部；要将嫁接的削尖的嫩枝插进去，枝心对着枝心。”枝心接：“如果葡萄枝和葡萄枝相接，将每一个嫩枝的一端斜着削尖，用树皮将枝心对着枝心彼此绑在一起。”钻接：“用钻在要嫁接的葡萄树上钻一孔，将你要嫁接的葡萄树的两根嫩枝斜切后用力插进去直至枝心。”皮下接法：“用小刀在你所要的那个品种的无花果树或橄榄树上去掉一块皮，从你要嫁接的无花果树上取一块带芽的皮，然后把它贴附在前一棵无花果树上去皮的地方，使之大小

^① Pliny, *Natural History*, 18.195-200.

^② Columella, *On Trees* 2.1-3.5; 转引自 John W. Humphrey, John P. Oleson and Andrew N. Sherwood, *Greek and Roman Technology*, p.118.

^③ 加图：《农业志》51。

^④ Columella, *On Trees*, 7.

^⑤ 加图：《农业志》41。

^⑥ 加图：《农业志》42。

合适。”到了老普林尼时代，钻接有了技术上的改进：“我们这一时代已经改进了最后一种技术：我们使用一种高卢螺丝钻钻孔，不会烧焦葡萄藤（因为任何灼烧都会损害葡萄藤）；我们选用开始发芽的嫁接片，这样除了嫩枝造成的2个眼之外，不会有其他空洞。”^①此时意大利的嫁接技术在当时世界上是最为发达的。

（三）管理

作物播种以后就需要农民在田间进行管理，其中最重要的是施肥和防治病虫害。我们先来看看施肥。

施肥是恢复地力、保证作物长势良好的措施。加图、瓦罗和科路美拉都对肥料的种类、施肥的方法进行过论述。

这时期意大利所用的肥料主要是人畜粪肥和绿肥。加图只记载了几种人畜肥，论述也比较简单：“给作物施的肥料。鸽粪要撒在牧场，或者园地，或者庄稼地中。要把山羊肥、绵羊肥、牛粪以及其它一切粪肥用心保存起来。”^②加图记载的绿肥较多“要把油渣撒在或浇在树旁。”^③“肥地的作物：羽扇豆、蚕豆、野豌豆。用以制造肥料的东西：蒿草、羽扇豆、麦秸、蚕豆秸、麦糠、冬青叶，橡树叶”^④。这里的绿肥主要是豆类植物，由于有固氮增肥的作用而在农业上使用广泛。

瓦罗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上，不但详细地论述了人畜粪肥的种类，而且认识到如何施肥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他的看法已经比较系统：

“现在我们必须考虑一下，农庄的哪些部分需要施肥，怎样施，以及哪种肥料最好；因为肥料有好几种。卡西乌斯写道，最好的肥料是鸟类的……在鸟类当中他最推崇鸽子粪……我则认为，最好的肥是从养着鸚鵡和画眉的鸟房那儿取来的粪。卡西乌斯写道，仅次于鸽子粪的是人粪，第三位是山羊、绵羊和驴的粪；马粪是所有粪当中最次的，可是它适于谷类作物。……粪堆必须堆在靠近农舍的地方。这样就使运送肥料所耗的劳力尽可能地减少。”^⑤

^① Pliny, *Natural History*, 17.115-117.

^② 加图：《农业志》36。

^③ 加图：《农业志》36。

^④ 加图：《农业志》37。

^⑤ 瓦罗：《农业志》1.38。

普林尼没有轻易地否定前人关于肥料和施肥的经验,而是客观地罗列,让读者自己根据实际情况予以采纳或摒弃,这体现了一种进步。关于施肥的时间,他认为,要在刮西风、月黑时施肥,“这样的话更能增加粪肥的增肥作用”^①。至于施肥的量,每尤格施肥 18 车,不能过多,否则土地就要“烧焦”;“土壤越暖,所需肥料越少。”^②

不少农户,尤其是小农户,因为人畜肥料和绿肥不足,往往借助于休耕和轮作的方式恢复地力。休耕就是不在土地上种植庄稼,让上面生长杂草,放养牛羊,这样土地可以获得衰败的草类和动物的粪便作为肥料。轮作一般是谷物和豆类之间的轮换种植,可以弥补土壤所缺少的氮。老普林尼对此的论述不多,“有些人只会在前一年休耕的土地上种植作物。”^③ 维吉尔对于休耕和轮种进行过比较详细的记载:“你要让你耕种的土地轮流休耕,让闲散的土地通过休息得以健壮;或者你也可以在前一年种植茎秆摇曳的豆子(也可以种植柔嫩的野豌豆,茎秆纤细、叶子沙沙作响的苦羽扇豆),后一年种植黄谷。……这样,变换作物减轻了耕地的压力,而休耕的土地自会有感激。”^④

再来看一下病虫害的防治。古代的罗马没有现代化的化学药剂,主要依靠天然物品和人力防治这些病虫害。

防治病虫害常用的天然物品是橄榄渣,加图在《农业志》中提到了用橄榄渣作为主要配料防治葡萄虫的方法:将橄榄油渣放入铜锅内烧煮成浓稠的蜂蜜状,然后添上石脑液和捣碎的硫磺,“将它涂在葡萄藤周围和大枝下面,葡萄树就不会生虫了”^⑤。瓦罗则提醒人们要小心杂草和牲畜妨碍农作物的生长:“杂草务必除尽”,而“牛羊和各种驮畜,甚至人,都禁止走进牧场”^⑥

此外,在科学知识落后的古罗马,人们还采用巫术来防治病虫害。科路美拉

^① Pliny, *Natural History*, 17.50-7.

^② Pliny, *Natural History*, 18.193-4: “the warmer the soil is the less manure it should be given.”

^③ Pliny, *Natural History* 18.187, 191; 转引自 John W. Humphrey, John P. Oleson and Andrew N. Sherwood, *Greek and Roman Technology*, p.101.

^④ Vergil, *Georgics* 1.71-83; 转引自 John W. Humphrey, John P. Oleson and Andrew N. Sherwood, *Greek and Roman Technology*, p101.

^⑤ 加图:《农业志》95。

^⑥ 瓦罗:《论农业》47。

提到过一种助长农作物生长的巫术：“有些农民用鬣狗的皮来包裹 3 摩底的播种篮，以这样的方式将种子静放一段时间然后再播种；他们相信这样播种的作物长势会好。”^①

（四）收获

收获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事情，罗马人动用了不少脑筋来确保收获的顺利进行。

葡萄由人的双手采摘，3000 年来没有变化。葡萄酒的制取和贮藏，前文已经考察过，这里就不再赘述。

橄榄一般也是由人用双手采摘，瓦罗建议不要使用镊子，“因为镊子的硬度，不仅会伤害浆果，同时也会损坏树枝，使它们无法抗御严霜”^②。如果橄榄果太高，人手无法够着，则“应该用苇子棍敲打，这比用木棍好”，以防损伤果树^③。

割取谷物一般使用镰刀。当时高卢地区发明了一种机械收割机，而意大利没有采用。这是因为意大利劳动力充足，地形崎岖，作物一般混种混植，不适合机械化收割。科路美拉建议，谷物应在成熟之后尽早收获，“延误时间代价很大，因为其他的鸟兽会来吃；另外，茎干了之后谷物甚至穗子会掉下来。还有，如果受到风暴和飓风的袭击，起码一半会毁于一旦”^④。

（五）加工

意大利的众多农产品中数葡萄和橄榄最重要，我们这里就来考察一下葡萄酒和橄榄油的制取技术。

1、葡萄酒的酿制

共和早期，葡萄种植业在意大利还没有真正兴起，葡萄酒的酿造技术也非常粗糙，未见诸文献记载。到了转型时期，三大农学家在各自的农业作品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转型时期意大利生产葡萄酒的一般过程：先是将采摘下

^① Columella, *On Agriculture*, 2.9.9.

^② 瓦罗,《论农业》, 1.55.

^③ 同上.

^④ Columella, *On Agriculture* 2.20.1-3.

来的葡萄分类、选择,然后拿到榨房里进行压榨^①,榨出来的果汁先流到存储箱(reservoir)里,然后再流到发酵罐中(也有直接流到发酵罐中进行发酵的)^②,发酵时须加入各种添加剂。

三位农学家对于葡萄酒酿造技术的记载体现了一定的发展。加图和瓦罗认为,榨过的果肉需用压榨机进行再次压榨。瓦罗对于二次压榨有比较细致的描述:“有些人,当压榨器下不再有汁液流出时,把压成的葡萄大块的边削圆了之后再接着压,而在第二次压出的汁液叫做 circumciscium。这部分汁液放到一边,因为它有了铁的味道了”^③。

其次,我们来考查一下葡萄汁的榨取。葡萄汁的榨取是生产葡萄酒的重要步骤之一,此方面的技术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有所变动。榨取果汁有好几种方式:使用压榨机(press)、踩踏盆(treading tub)和踩踏地板(treading floor)。

使用压榨机的庄园一般规模很大,葡萄酒的生产主要是为了城市居民的消费,所以主人舍得花大价钱购买压榨机,以期从葡萄酒的销售中获得高额的利润。考古发现证明,当时庞贝城周围有大量的葡萄酒生产作坊,它们都有精巧的压榨机。意大利的压榨机在转型时期的200多年中发生了不少的改进。加图时代是绳索式压榨机^④;在普林尼之前一百多年“开始采用了希腊的压榨机”;又据普林尼记载,“过去的二十年中,我们学会了如何在面积较小的屋子里使用小压榨机”^⑤。

最后,我们再来考查一下将葡萄汁收集和转移到发酵瓶的技术。葡萄汁的收集和转移是个关键的过程,对于葡萄酒的质量影响很大,罗马人在这方面动了不少心思来设计、改进相关的设备和技术。考古发现,在意大利一个维拉上,榨出的葡萄汁是由导管导入大桶的^⑥;在庞贝城的一幢大楼内,果汁须分别经过两个集液箱,以便获得更纯的葡萄汁;在另一处农庄上,集液箱底面上的出口有个

^① 加图《农业志》112。

^② 加图《农业志》113。

^③ 瓦罗《论农业》1.54。

^④ 加图《农业志》18-19。

^⑤ Pliny, *Natural History*, 18.317.

^⑥ J.J. Rossiter, "Wine and Oil Processing at Roman Farms in Italy", *Phoenix*, Vol. 35, No. 4. (Winter, 1981), p. 352.

过滤器，以挡住葡萄渣^①。为了保证葡萄酒的质量，瓦罗指出，葡萄渣中榨出的汁不应与主要的葡萄汁相混^②。

2、橄榄油的制取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农学家对于制取橄榄油步骤的叙述。加图在《农业志》中记载到：橄榄采摘之后，“应立即制成油，以免腐烂”^③。制油时，先用磨将橄榄磨成浆，再把浆转移至压榨机中压榨，榨出的粗油由管子导入箱子中，然后收集至大桶中。粗油沉淀一段时间之后，需将上部的纯油转移至另一个大桶，“每次都要把这些大桶中的油渣和沉渣清除干净”^④，然后放入罐子中贮存。加图认为，在榨油时榨房要生火，要注意保持温暖^⑤。而瓦罗补充到，橄榄油油渣有用，不要丢弃。^⑥帝国早期橄榄油的制取技术有了新的发展。科路美拉对于制取橄榄油的记载不但要比加图和瓦罗的详细，而且在很多重要的方面也有较大的差别，这说明了制取工艺在加图以后有了较大的进展。科路美拉认为，橄榄采摘以后一般要先贮存一段时间再进行压榨^⑦。压榨时，橄榄应洗净，置入榨机，轻轻地进行初步压榨^⑧，榨出一些油渣。这些油渣质量不高，须撇除。然后，将橄榄磨成浆状，再用浆榨油。在压榨机旁边一般配有一到两个圆形或方形的沉淀箱，榨出来的粗油就流入其中^⑨。最后，橄榄油需置入其他容器沉淀。科路美拉不鼓励生火保温，以防止烟灰污染橄榄油^⑩。普林尼则建议，用榨机中的石头生火温暖榨

^① J.J. Rossiter, "Wine and Oil Processing at Roman Farms in Italy", p348.

^② 瓦罗《论农业》1.54.

^③ 加图：《农业志》3.4.

^④ 加图：《农业志》66.2.

^⑤ 加图：《农业志》66.1.

^⑥ 瓦罗：《论农业》1.64，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把最轻的部分即浮渣去掉，把它放进另一个容器里”。

^⑦ Columella, *On Agriculture*, 12.52.3.

^⑧ Columella, *On Agriculture*, 12.52.10.

^⑨ Columella, *On Agriculture*, 12.52.10.

^⑩ Columella, *On Agriculture*, 12.52.13.

房，这样橄榄油就不会受到污染^①。

其次，我们结合新近的考古发现来考查一下橄榄油的提纯技术。考古发现，在转型时期的200多年中，提纯技术有较大的发展。如，在意大利开萨诺·第·塞尼伽里亚（Cesano di Senigallia）等地的庄园上，砖制沉淀箱的内部衬着混凝土，以免橄榄油受到污染^②。在珀斯托（Posto）和提比略大道（Via Tiberina）的旁边，考古学家发现沉淀箱的边上有第二个油箱。在卢塞里亚（Luceria）附近的一个农庄上，为了增加沉淀的次数，沉淀箱内部分成了两个小室^③。加图时，油箱分成两个小室的做法还没有出现，这大概是公元前1世纪后半期才发生的革新。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的农业技术取得了不少的进步。在评价这一时期的科技时，我们需要记住的是，评价的标准不能是现代工业社会给定的，而是如内维尔·默里所言，是为当时的社会定身量做的，这样才会真正地看到技术的发展对于农业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就转型时期意大利的谷物、葡萄和粮食的单位产量都在不断地提高这一事实而言，这时期技术对于农业的影响是积极的。

^① Pliny, *Natural History*15.22.

^② J.J. Rossiter, "Wine and Oil Processing at Roman Farms in Italy", p.358.

^③ J.J. Rossiter, "Wine and Oil Processing at Roman Farms in Italy", p.358.

第五章 农业发展的动因

转型时期意大利农业产生的各种变迁和发展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具体而言,意大利农业的发展是罗马的扩张所带来的土地、财富和奴隶,以及东方的影响造成的后果。

一、土地面积的增加

从前3世纪中后期开始,罗马从扩张战争中获得大量的土地。如,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在南部意大利巩固了对于卡普亚(Capua)、布鲁提亚人(Bruttian)以及希腊人等民族的统治,夺取了大量的土地。卡普亚由意大利的第二大城降为第一村落,“此城的土地除外国人或亲罗马的坎佩尼亚人的少数产业外,一概作为公地,所以把他们分给小地主,使他们暂时租佃。”^①希腊人也大部分丧失了原有的领土^②。至于萨谟奈和阿普利亚,“一部分被分成小块田地,由非洲胜利军的老兵分别居住,其余留为公地,罗马贵族的畜牧站代替了农人的田园”^③。据统计,前200年左右罗马的公有土地达25000平方公里^④。前2世纪初,罗马人征服了意大利北部地区,凯尔特人居住的大片土地成为罗马的囊中物。前150年左右,罗马的公有土地拓展到占整个意大利的1/4左右,较前增加50%左右:卢比孔河以南增至37000平方公里,以北增至18000平方公里^⑤。之后,卢比孔河以南的意大利人获得了罗马公民权,罗马直接控制公有土地因此大增到52000平方公里;而卢比孔河以北的波河流域殖民地获得了拉丁公民权,为罗马人提供了大约24000平方公里可以间接控制的土地^⑥。领土的扩张导致了公有土地的激增,这为意大利农业的发展和变革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① 蒙森:《罗马史》第三卷, p.161。

^② 蒙森:《罗马史》第三卷, p.161。

^③ 蒙森:《罗马史》第三卷, p.162。

^④ Tenney Frank, *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Press, 1933, Vol.1, p.125.

^⑤ Tenney Frank, *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Press, 1933, Vol.1, p.215.

^⑥ Tenney Frank, *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Press, 1933, Vol.1, p.216.

二、财富的增长

此时,海外财富也开始涌入意大利,分别进入罗马的国库中和私人手中。先是罗马政府开始从历次扩张中获得大量的财富。前3世纪后半期,罗马获得的战争赔款和贡赋收入达5000万第纳里乌斯(denarius)^①;前200-157年间,由于战争规模以及疆域的扩大,罗马政府的收入进一步增加。据统计,包括战利品、西班牙矿、公民税^②、公共土地收益、行省什一税等在内,罗马在这一期间的收入达3.9亿第纳里乌斯^③。前150-90年间,罗马政府的总收益如下:什一税和各种杂税总计10亿第纳里乌斯,而战利品折合达1亿第纳里乌斯^④。这些收入用于城市建设、改善交通等方面,提高了罗马人的消费水平,推动了城市的发展,进而提高了对于农产品的需求。罗马上层社会也从战争和行省中获得不少财富。前2世纪前半期,罗马上层的私人财富还不是很多,一般为几十、上百万第纳里乌斯。当时的著名人物西庇阿(Scipios)拥有的财产为100万第纳里乌斯,他给两个女儿的嫁妆还不到15万第纳里乌斯;艾米利乌斯·鲍卢斯(Aemilius Paulus)死时留下的财产价值只有37万第纳里乌斯^⑤。这两个人在当时的罗马算是首富,但后来罗马上层掌握的财富远比他们要多。如,马略在辛布里(Cimbri)战争之后和卡图卢斯(Catulus)贩卖了6万战俘,以每名500塞斯退斯计,收益达3000万塞斯退斯^⑥。这样的事例在当时非常之多,国家档案已经疏于记录。到了前1世纪,个人积累的财富又有进一步的增长,庞培、克拉苏、苏拉、凯撒等军阀政客都是闻名的大富翁。如,克拉苏所拥有的财富达1亿HS^⑦。和政府收入一样,私人财富的增长提高了意大利居民的消费水平,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必备的消费市场。

^① Tenney Frank, *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Press, 1933, Vol.1., p.80-1.

• 罗马公民须纳税,至前178年止。

^② Tenney Frank, *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p.141.

^③ Tenney Frank, *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p.230.

^④ Polybius 31.27-28.转引自 Tenney Frank, *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Press, 1933, Vol.1, p.209.

^⑤ Plutarch, *Marius*, 27: "...more than sixty thousand were taken prisoners..."

^⑥ Cicero, *De re publica*, 3.17.

三、奴隶的涌入

涌入意大利的奴隶也日渐增多。前 225 年,意大利的奴隶数量大约只有 60 万,约占总人口的 12%。在以后的两个世纪中,罗马从战争中获得了大量战俘作为奴隶。如,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前 218 年,罗马再度攻克投降迦太基的利利贝乌姆,俘虏 2000 人^①;前 215 年,攻克意大利的希庇尼,俘获 5000 人^②;前 209,罗马再度攻占投降汉尼拔的南意大利希腊城市他林敦,3 万他林敦人被俘致奴^③。前 204 年第二次布匿战争快结束时,又有 8000 北非居民被俘^④。第二次马其顿战争时的前 197 年,有 5000 马其顿人被俘^⑤;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的前 167 年,罗马元老院指使鲍卢斯劫掠伊庇鲁斯,15 万伊庇鲁斯人被卖为奴隶^⑥。从前 225 年开始,意大利的奴隶平均以每年 1 万左右的数量增长,至前 28 年,已经达到 200-300 万^⑦。这些奴隶一部分前往意大利的城市,其余的主要使用在农业生产上,两者最终都促进了意大利农业的变迁和发展。

四、东方的影响

东方世界,尤其是希腊世界,主要通过两个方式对意大利农业发生影响:一是农业知识和技术。此时,大量的农业著作被翻译成拉丁文引进到意大利,大大丰富了罗马人的农业知识和经验。如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罗马元老院命加图将迦太基人马哥(Mago)的农书从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瓦罗时代,罗马人所知道的和农业有关的作家又增加了很多,相关的译著也更加丰富:

“就农业的不同部门,用希腊语写作专门论著的作家,人数总在五十以上。不管就任何一点你想得到一些材料的时候,你都可以参考他们的作品。他们是:西西里人希罗和阿塔路斯·菲罗米特尔;在哲学家当中有自然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的门徒色诺芬;在逍遥学派的人们当中有亚里士多德和提奥弗拉斯图

^① Livy,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city*, 21.51.2.

^② Livy,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city*, 23.37.12.

^③ Livy,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city*, 27.16.7.

^④ Livy,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city*, 29.29.3.

^⑤ Livy,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city*, 33.10.7.

^⑥ Livy,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city*, 45.34.5.

^⑦ Neville Morley,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aly, 225-28 B.C.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91. (2001), p. 56.

斯；有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阿奇塔斯，还有雅典人安菲洛库斯，塔索斯人阿那克西波里斯。列姆诺斯人阿波罗多洛斯，马路斯人阿里斯托芬、库麦人安提戈诺斯，希俄斯人阿加托克利斯，培尔伽姆人阿波罗尼乌斯、雅典人阿里斯坦德鲁斯，米利都人巴奇乌斯、索罗斯人比昂、雅典人凯列斯提欧斯和凯列阿斯、普列涅人狄奥多洛斯、科洛彭人狄昂、尼凯亚人狄奥帕尼斯、罗得岛人埃披盖涅斯、塔索斯人尤阿贡、两个优普罗尼乌斯——一个雅典人，一个是安菲波里斯人——，马洛涅亚人赫戈西阿斯、两个美南德——一个是普列涅人、一个是赫拉克利亚人；此外还有马洛涅亚人尼凯西乌斯和罗得岛人佩提昂。”^①

由于大量吸收了海外的农业知识，罗马人才能够结合意大利本土的农业耕作经验更好地经营农业，并且产生了一批对农业卓有贡献的人物：检察官马尔库斯、萨谢尔那父子、特来米里乌斯·斯科罗法、马古斯·特兰提乌斯、维吉尔、朱理·西基奴斯、科尼利乌斯·塞尔苏斯、朱理亚·阿提库斯、朱理·格来西奴斯，等等^②。意大利的很多农业技术和器具都是源自于东方民族，如谷物脱粒时用的粗底打谷枷源于希腊，而带钉筒的大车则是迦太基人的发明；意大利的葡萄种植业受希腊影响尤其深，如加图时代使用的杠杆式压榨机在帝国时代被希腊的螺旋式压榨机所取代^③。

二是城市生活方式。希腊的城市生活方式对于意大利农业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意大利人的城市生活方式在源头上可以追溯到希腊，希腊人通过在南意大利开拓城市殖民地对于意大利的城市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意大利的城市化发展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罗马城的城市化，二是意大利半岛的城市化。我们先来看看前一种。前225年，罗马城规模狭小，只有20万左右居民^④。共和晚期，财富的涌入推动了罗马城的市政建设，神庙、会堂、剧院、公共浴室、引水渠等纷纷建立。前196至前159年，罗马城完成28项大型建筑工程，其中神庙12座，市政建设11项^⑤；前1世纪，罗马城又陆续增添了很多建筑，如耗资巨大的帕莱斯特

^① 瓦罗：《论农业》1.1。

^② Columella, *On Agriculture*, II.转引自李雅书：《世界史资料丛刊（上古史部分）·罗马帝国时期（上）》，第57页。

^③ Pliny, *Natural History*, 18.317.

^④ Neville Morley, *Metropolis and Hinterland — The City of Rome and The Economy of Ita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8.

^⑤ 杨共乐：《罗马社会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

里纳圣所建筑群^①。罗马城城市面积也一再扩大,很多建筑越过塞尔维安城墙(Servian Wall),扩展至马尔斯广场(Field of Mars),甚至台伯河对岸。奥古斯都时期,罗马城已经成为地中海地区最富有最壮丽的城市,商业繁荣,店铺住宅鳞次栉比;台伯河河岸码头上船只云集,贸易繁忙,一派繁荣景象;人口也已达100万^②。再来看一下意大利半岛的城市化。为了加强对于新近占领的意大利各地区的统治,为了安置剩余人口,罗马政府在意大利各地推动了城市化运动。起先城市主要设在意大利的军事要冲和平原地区,后来逐渐扩展到内陆山地,如萨木尼(Samnium)地区。帝国早期,城市化运动达于巅峰。奥古斯都统治执政期间,意大利地区新增城市达380座^③。意大利的城市不但数量增加,而且逐渐走向繁荣。前225年,意大利的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8%左右;经过近200年的发展,城市人口比重增至14%,即便减去罗马城,比重也达10%多^④。不少城市经济繁荣,如庞贝城的葡萄酒酿造业十分兴旺,普特约利和奥斯提亚是繁忙的海港。城市的发展增加了对于农产品的需求,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总之,罗马对外扩张战争胜利带来的大量土地、财富和奴隶,以及被征服地区先进的农业知识和技术的影响推动了转型期意大利农业经济的发展。应当指出的是,这个时期意大利农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人们生活方式由朴素向奢华的转变,推动了意大利的工商业的发展和罗马化的进程,同时也支持了意大利的城市化运动。因此,罗马转型时期意大利社会的发展离开了农业的繁荣是无法想象的。

^① 朱龙华:《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

^② 同注1。

^③ M.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27页。

^④ Neville Morley,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aly, 225-28 B.C.",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91. (2001), pp. 50-62. P57. 关于意大利城市化水平有各种争议,这里取内维尔·默里的保守估计。

结语

罗马在前 2 世纪开始成为横跨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帝国,大量的财富和土地涌入,海外的其他影响也日趋强化。这些因素和罗马的传统社会经济体制交织在一起,致使意大利农业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变迁和发展构成了主流,停滞不变屈居次要地位。

此时的农业,一些领域和方面的变迁、发展比较明显,如地产总体上一直不断地发展壮大,小农经济逐渐收缩;园艺业逐渐趋向繁荣,而传统粮食产业的地位不断下降;农业动机趋向盈利化,劳动者的构成和分工合理化,农业技术逐渐进步。这些变迁和发展的动力先是源于流入的财富和罗马扩张获得的土地的刺激,反映了此时意大利农业的商品化和市场化趋势。但是,古代社会整体上较现代“落后”,如对于个人政治地位和身份的重视、科学技术不成系统、人口相对过剩,农业发展所需的资金相对缺乏等。这些因素都对意大利农业形成了约束,使其发展和进步呈现出一定的局部性和缓慢性,无法达到近代西方的水平。如,我们看到,农业的商品化趋势主要发生在比重不很大的园艺业领域,小农经济和粮食产业的商品化程度是较低的,即便是园艺业的经营也是兼盈利与自给自足于一身,没有达到完全的市场化水平;这种商品化的园艺业主要分布在意大利的拉丁姆、坎佩尼亚等自然条件优越的地方,在其他地方不很普遍,在农业中所占的比重也是较低的。

罗马转型时期意大利的农业达到了古代社会的最高水平,它对于罗马的政治和社会体制起到了有力的支撑作用,灿烂的罗马古典文明没有它这个物质基础是无法想象的。随着罗马帝国行省农业的发展,意大利的农业,尤其是园艺业,在 2 世纪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不可避免地和罗马的整个社会一同缓慢地衰弱。

参考文献

一、中文文献

(一)、著作

1. (美) 巴克勒、希尔、麦凯著, 霍文利等译:《西方社会史》,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2. (古罗马) 加图著, 马香雪、王阁森译:《农业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年。
3. (英) E.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4. 宫秀华:《罗马: 从共和走向帝制》,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8 月。
5. (苏) 库吉森:《论共和晚期大地产的流行程度》, 载《史学译丛》, 1957 年。
6. 李雅书选译:《世界史资料丛刊 罗马帝国时期》,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年。
7. (美) M.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年。
8. (德) 蒙森著, 李稼年译:
《罗马史》第一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年
《罗马史》第二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年。
《罗马史》第三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年。
9. (古罗马) 苏维托尼乌斯著, 张竹铭明、王乃新、蒋平等译:《罗马十二帝王传》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年。
10. (古罗马) 瓦罗著, 王家绶译,《论农业》,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11. 杨共乐:《古罗马社会经济研究》,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12. 朱龙华:《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第 105 页。

(二)、论文

1. 杜平:《西罗马帝国生态环境恶化的历史考察》,《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2 期。
2. 宫秀华:《意大利半岛的罗马化进程》,《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5 期。
3. 李长林、杜平:《态环境的恶化与西罗马帝国的衰亡》(《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 年第 1 期)。
4. 杨共乐:
《论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工业经济的变革》,《北京社会科学》2001 年第 2 期;
《论早期罗马帝国农业的变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 年第 4 期。
5. 裔昭印:
《论罗马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公元前 2 世纪—公元 1 世纪)》,《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 年第 4 期;
《罗马奴隶制繁荣时期农庄的类型》,《历史教学问题》1991 年第 1 期;
《从古希腊罗马看古代城市的经济特征》,《上海师大学报》1995 年第 3 期。
6. 张齐政:《从古代农书看公元前一世纪西汉与罗马的农业生产水平》,《中国农史》1999 年第 2 期。

二、英文文献

(一) Leob Classics

1. Appianus
Appian's Roman History,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orace White, M.A., LL. 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The Civil War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orace Whit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13.

2. Cicero

Letters to Atticu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E.O. Winsted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3.

De Officii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Walter Mill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3.

De re Publica,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Clinton Walker Keyes, Ph.D.,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1928.

3. Columella

On Agriculture, Books I-IV,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arrison Boyd As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On Agriculture, Books V-IX,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E. S. Foster and E. Heffn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On Agriculture, Books X-XII,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E. S. Foster and E. Heffn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4. Livy,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City* 37.46.9,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Evan T. Sag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 Martial, *Epigrams* II,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Walter C.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6. Plautus, *Stichu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P. Nix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1916.

7. 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Books XVII-XIX,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 Rackha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1950.

Natural History, Books XXXIII-XXXV,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 Rackha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1952.

8. Pliny the Younger

Letters, Books I-VII.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Betty Radi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Letters, Books VIII-X.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Betty Radi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9. Plutarch

Tiberius Gracchu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Bernadotte Perr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1.

Caius Gracchu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Bernadotte Perr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1.

Aemilius Paulu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Bernadotte Perr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8.

Gaius Mariu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Bernadotte Perr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0.

Cato Major.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Bernadotte Perr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4.

10. Seneca, *Epistles* 66-92.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Richard M. Gummer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0.

11. Varro, *On Agriculture*.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William Davis Hooper, revised by Harrison Boyd Ash,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二) 现代文献

1、著作

1. Boren, Henry, *Roman Society—A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e History*, Lexington: D.C. Heath and Company, 1992.

2. Bradley, Kith, *Slavery and Society in Ro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3. Cary, M. & Scullard, H.H., *A History of Rome—Down to the Reign of Constantine*, New York, 1979

4. Ciaraldi, Marina, 'How many lives depended on plants? Specialisation and agricultural

- production at Pompeii', in Ardle Mac Mahon and Jennifer Price (eds), *Roman Working Lives and Urban Living*, Oxford: Oxbow Books, 2005.
5. Duncan-Jones, Richard,
The Economy of the Roman Empire——Quantitative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second edition).
Structure and Scale in the Roman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6. Dyson, Stephen L., *The Roman Countryside*,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 Ltd., 2003.
 7. Finley, M. I. Ed.,
Studies in Roman Proper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76.
The Ancient Economy,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85 (second edition)
 8. Frank, Tenne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Rom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27.
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Press, 1933, Vol1&5.
 9. Humphrey, John W. John P. Oleson and Andrew N. Sherwood, *Greek and Roman Technology: A Sourcebook*, London and New York, 1998.
 10. Morley, Neville, *Metropolis and Hinterland——The City of Rome and The Economy of Ital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 Rathbone, D. W.,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the 'Ager Cosanus' during the Roman Republic: Problems of Evidence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71. 1981.
 12. Patterson, John R., "Settlement, city and elite in Samnium and Lucania", in John Rich and Andrew Wallace-Hadrill (eds): *City and Country in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13. Scullard, H.H., *From the Gracchi to Nero*, London and New York: Butler and Tanner Ltd, 1970.
 14. Wallace-Hadrill, Andrew: "Elites and trade in the Roman town", in John Rich and Andrew Wallace-Hadrill (eds), *City and Country in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2、论文
1. Finley, M.I.,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progress in the ancient world, *Econ.Hist.Rev.*18, 1965.
 2. Greene, K., Perspectives on Roman technology, *PJA*9, 1990.
 3. Morley, Neville,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aly, 225-28B.C., *JRS*, Vol91, 2001.
 4. Mickwitz, G, Economic rationalism in Graeco-Roman agriculture, *HER* 52.1937.
 5. Rathbone, D. W.,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the Ager Cosanus during the Roman Republic: problems of evidence and interpretation, *JRS*71.1981.
 6. Reece, D. W., The technological weakness of the ancient world, *G&R*16.1969.
 7. Rossiter, J. J., Wine and oil processing at Roman farms in Italy, *Phoenix* 35.1981.
 8. Spurr, M. S., Slavery and the economy in Roman Italy, *CR*35. 1985.
 9. Thompson, J. S., Pastoral Economies in Classical Antiquity, *AAJ*. 1989.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希罗多德的宗教思维及与理性思维的关系》，《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
年第2期。

致谢

光阴荏苒，弹指之间，三年宝贵的求学时光即将结束。对我来说，这三年的学习生活是一段非常令人留恋的时光，在这期间我不仅探索学问，而且阅读社会，增长见识和阅历。两年来，为了撰写一篇令人满意的毕业论文，我精心搜集相关资料，翻阅了大量的中英文参考资料，翻译了相关的英文资料10余万字。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几易其稿，一篇论文终于完成。在毕业论文即将付印之际，我禁不住有一种成就感。回首撰写论文的过程，眼前不禁浮现起给与我帮助的恩师和同窗好友，兹作致谢，以示感谢。

我首先感谢我的导师裔昭印教授。认识裔老师已经快8年，这8年来，她的学问和为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治学严谨，学风正派，学术功底深厚，视野宽广。对工作兢兢业业，力求精益求精；对学生要求严格，指教有方。这几年，裔老师十分关心我的学习状况，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把我引进了世界史的大门。此外，她在生活上也给了我细致的关心与帮助。没有裔老师，我可能不会在本科之后继续硕士研究生的学习，无法在学问和做人方面有现在的收获。她对待学术和工作的正直和严谨、对待生活的豁达和智慧将对我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产生积极、深刻的影响，她的言传身教，令我终生受益不尽。师恩之泽，学生当终身不忘。

我还要向舒运国教授、周春生教授和陈恒教授表达自己诚挚的谢意。他们丰富的知识、独到的学术见解开阔了我的视野，他们的授课与指教使我受益匪浅。他们对我的毕业论文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使我深受启发。对他们的帮助，我由衷地表示感谢。他们的教诲与帮助，令我终生难忘。

我还要向舒运国教授、陈恒教授和徐善伟教授表达我的真挚谢忱。感谢他们在百忙之中仔细阅读我的论文，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他们的严格要求与指点使我受益终生。

在此，我还要感谢裔老师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参考资料；感谢邹芝和姬庆红两位师姐帮我在北京复印了大量的专业资料，感谢姬师姐为我论文的修改提出了宝贵意见；感谢复旦大学的张晓川和宋金生为我查找资料提供了方便。

另外，还要特别感谢师兄秦治国、路光辉和于扬在论文撰写上为我提出的宝贵意见与帮助，感谢师弟唐晨曦帮助我校改文字。

最后，我还要感谢与我同窗学习并对我论文提供帮助的世界史专业的同窗好友：程新贤、石建国、王道珍、殷亚平、吕建萍、陈常欣、徐海晴、刘铭、康凯，朝夕相处的室友袁嘉轩、郑力斐和刘磊。